

水滸

第一百二回

王慶因姦喫官司 嬰端被打師軍犯

話說王慶見板棧作怪，用脚去踢那板棧，卻是用力太猛，閃了脅肋，蹲在地下，只叫「苦也苦也」，半晌價動轉不得。老婆聽的聲喚，走出來看時，只見板棧倒在一邊，丈夫如此模樣，便把王慶臉上打了一掌道：「郎當怪物，卻終日在外面，不顧家裏。今晚纔到家裏，一回兒又做甚麼來？」王慶道：「大嫂不要取笑，我閃了脅肋，了不的。」那婦人將王慶扶將起來，王慶勾着老婆的肩膊，搖頭咬牙的叫道：「阿也，痛的慌！」那婦人罵道：「浪弟子，烏歪貨，你閒常時，只歡喜使腿牽拳，今日弄出來了。」那婦人自覺這句話說錯，將紗衫袖兒掩着口笑。王慶聽的「弄出來」三個字，恁般疼痛的時節，也忍不住笑，哈哈的笑起來。那婦人又將王慶打了個耳刮子道：「烏怪物，你又想了那裏去？」當下婦人扶王慶到牀上睡了，敲了一碟核桃肉，旋了一壺熱酒，遞與王慶喫了。他白去拴門戶，撲蚊蟲，下帳子，與丈夫歇息。王慶

因腰脊十分疼痛，那樁兒動彈不得，是不必說。

一宿無話，次早王慶疼痛兀是不止，肚裏思想，如何去官府面前盤答應？接到午牌時分，被老婆催他出去噴膏藥。王慶勉強擺到府衙前，與慣醫跌打損傷，朝北開鋪子賣膏藥的錢老兒，買了兩個膏藥，貼在肋上。錢老兒說道：「都排若要好的快，須是喫兩服療傷行血的煎劑。」說罷，便撮了兩服藥，遞與王慶。王慶向使袋裏取出一塊銀子，約摸有錢二三分重，討張紙兒，包了錢。老兒酸着他包銀子，假把臉兒朝着東邊。王慶將紙包遞來道：「先生莫嫌輕，將來買涼瓜噉。」錢老兒道：「都排，朋友家如何計較？這卻使不得！」一頭還在那裏說，那隻右手兒，已是接了紙包，揭開藥箱蓋，把紙包丟下去了。

王慶拏了藥，方欲起身，只見府西街上，走來一個賣卦先生。頭帶單紗抹眉頭巾，身穿葛布直身，揸着一把遮陰涼傘，傘下掛一個紙招牌兒，大書「先天神數」四字，兩旁有十六個小字，寫道：

「荆南李助，十文一數，字字有准，術勝管轄。」

王慶見是個賣卦的，他已有嬌秀這樁事在肚裏，又遇着昨日的怪事，他便叫道：「李先生，這里請坐。」那先生道：「尊官有何見教？」口裏說着，那雙眼睛，骨碌碌的把王慶從頭上直看至腳下。王慶道：

「在下欲卜一數。」李助下了傘，走進葯舖中，對錢老兒拱手道：「攪擾！」便向單葛布衣袖裏摸出一個紫檀課筒兒，開了筒蓋，取出一個大定銅錢，遞與王慶道：「尊官那邊去對天默默地禱告。」王慶接了卦錢，對着炎炎的那輪紅日，彎腰唱喏，卻是疼痛，彎腰不下，好似那八九十歲老兒，硬着腰，半拱半拱的兜了一兜，仰面立着禱告。那邊李助看了，悄悄地對錢老兒猜說道：「用了先生膏藥，一定好的快，想是打傷的。」錢老道：「他見甚麼板樣作怪，踢閃了腰肋。適纔走來，說話也是氣喘，貼了我兩個膏藥，如今腰也彎得下了。」李助道：「我說是個閃閃的模樣。」王慶禱告已畢，將錢遞與李助。那李助問了王慶姓名，將課筒搖着，口中念道：

日吉辰良，天地開張。——聖人作易，幽贊神明。包羅萬象，道合乾坤；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今有東京開封府王姓君子，對天賀卦。甲寅旬中，乙卯日，奉請周易文王先師，鬼谷先師，袁天綱先師，至神至聖，至福至靈，指示疑迷，明彰報應。

李助將課筒發了兩次，疊成一卦，道是水雷屯卦，看了六爻動靜，便問：「尊官所占何事？」王慶道：「問家宅。」李助搖着頭道：「尊官莫怪，小子直言，屯者，難也，你的災難方興哩！有幾句斷詞，尊官須記

着。李助搖着一把竹骨摺疊油紙扇兒，念道：

家宅亂縱橫，百怪生災家未寧。非古廟，卽危橋，白虎冲凶官病遭。有頭無尾何曾濟，見貴凶驚訟獄交。人口不安遭跌躓，四肢無力拐兒搵。從改換，是非消。逢着虎龍難犬日，許多煩惱禍星招。

當下王慶對着李助坐地，當不的那油紙扇兒的柿漆臭，把卓羅衫袖兒掩着鼻聽他。李助念罷，對王慶道：「小子據理直言，家中還有作怪的事哩！須改過遷居，方保無事。明日是丙辰日，要仔細哩！」王慶見他說得凶險，也沒了主意，取錢酬謝了李助。李助出了藥鋪，撐着傘，望東去了。當有府中五六個人衙役，見了王慶，便道：「如何在這裏閒話？」王慶把見怪閃的事說了，衆人都笑。王慶道：「列位，若府尹相公問時，須與做兄弟的周全則個！」衆人都道：「這個理會得。」說罷，各自散去。

王慶回到家中，教老婆煎藥。王慶要病好，不止兩個時辰，把兩服藥都喫了；又要藥行，多飲了幾杯酒。不知那去傷行血的藥性，都是熱的，當晚歇息，被老婆在身邊挨挨摸摸，動了火，只是礙着腰痛，動彈不得。怎禁那婦人因王慶勾搭了嬌秀，日夜不回，把他寡曠的久了，慾心似火般熾焰起來，怎饒得過他，便去爬在王慶身上，做了個「掀翻細柳營。」

兩個直睡到次日辰牌時分，方纔起身。梳洗畢，王慶因腹中空虛，煖些酒喫了。正在喫早飯，兀是未完，只聽得外面叫道：「邵排在家麼？」婦人向板壁縫看了道：「是兩個府中人。」王慶聽了這句話，便呆了一呆，只得放下飯碗，抹抹嘴，走將出來，拱拱手問道：「二位光降，有何見教？」那兩個公人道：「都排真個受用！清早兒臉上好春色！太爺今早點名，因都排不到，大怒起來。我每兄弟輩替你稟說見怪閃胸的事，他那里肯信？便起了一枝籤，差我每兩個來請你回話。」把籤與王慶看了。王慶道：「如今紅了臉，怎好去參見？略停一會兒纔好。」那兩個公人道：「不干我每的事，太爺立等回話。去遲了，須帶累我每喫打快走快走！」兩個扶着王慶便走。王慶的老婆，慌忙走出來問時，丈夫已是出門去了。兩個公人，扶着王慶進了開封府，府尹正坐在堂中虎皮交椅上。兩個公人帶王慶上前稟道：「奉老爺鈞旨，王慶拿到。」王慶勉強朝上磕了四個頭。府尹喝道：「王慶，你是個軍健，如何怠玩，不來伺候？」王慶又把那見怪閃胸的事，細稟一遍道：「實是腰肋疼痛，坐臥不寧，行走不動，非敢怠玩，望相公方便。」府尹聽罷，又見王慶臉紅，大怒喝道：「你這廝專一酗酒爲非，幹那不公不法的事，今日又捏妖言，欺誑上官！」喝教扯下去打。王慶那里分說得開？當下把王慶打得皮開肉綻，要他招認捏造妖書，煽惑愚民，謀爲不軌的罪。

王慶昨夜被老婆剋剝，今日被官府拷打，真是雙斧伐木，死去再醒。喫打不過，只得屈招。府尹錄了王慶口詞，叫禁子把王慶將刑具枷扭來釘了，押下死囚牢裏，要問他個捏造妖書，謀爲不軌的死罪。禁子將王慶扛抬入牢去了。

原來電貫密使人分付了府尹，正要尋罪過擺撥他，可有的撞出這節怪事來。那時府中上下人等，誰不知道嬌秀這件勾當，都紛紛揚揚的說開去：「王慶爲這節事得罪，如今一定不能個活了。」那時蔡京，蔡攸耳朶裏頗覺不好聽，父子商議，若將王慶性命結果，此事愈真，醜聲一發播傳。於是密挽心腹官員，與府尹相知的，教他速將王慶刺配遠惡軍州，以滅其跡。蔡京，蔡攸擇日迎娶嬌秀成親，一來遮掩了童貫之差，二來滅了衆人議論。蔡攸之子，左右是獸的，也不知嬌秀是處子不是處子，這也不在話下了。

且說開封府尹遵奉蔡太師處心腹密話，隨即陞廳。那日正是辛酉日，叫牢中提出王慶，除了長枷，斷了二十脊杖，喚個文筆匠，刺了面頰，量地方遠近，該配西京管下陝州牢城。當廳打一面十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，貼上封皮，押了一道牒文，差兩個防送公人，叫做孫琳，賀吉，監押前去。三人出開封府來，只見王慶的丈人牛大戶接着，同王慶，孫琳，賀吉到衙前南街酒店裏坐定。牛大戶叫酒保撥取酒肉，

喫了三杯兩盞，牛大戶向身邊取出一包散碎銀兩，遞與王慶道：『白銀三十兩，把與你路途中使用。』王慶用手去接道：『生受泰山！』牛大戶推着王慶的手道：『這等容易！我等閒也不把銀兩與你，你如今配去陝州，一千餘里，路遠山遙，知道你幾時回來？你調戲了別人家女兒，卻不就誤了自己的妻子！老婆誰人替你養？又無一男半女，田地家產，可以守你。你須立紙休書，自你去後，任從改嫁，日後並無爭執。如此，方把銀子與你。』王慶平日會花費，思想我囊中又無十兩半斤銀兩，這陝西如何去得？左思右算，要那銀兩使用，嘆了兩口氣道：『罷罷，只得寫紙休書。』牛大戶一手接紙，一手交銀，自回去了。

王慶同了兩個公人，到家中來，收拾行囊包裹，老婆已被牛大戶接到家中去了，把個門兒鎖着。王慶向隣舍人家，借了斧鑿，打開門戶，到裏面看時，凡老婆身上穿着的，頭上插戴的，都將去了。王慶又惱，又悽慘。中間壁一個周老婆子，到家備了些酒食，把與公人喫了，將銀十兩，送與孫琳，賀吉道：『小人棒瘡疼痛，行走不動，欲將息幾日，方好上路。』孫琳、賀吉得了錢，也是應允，無奈蔡攸處挽心腹催促公人起身。王慶將家伙什物，胡亂變賣了，交還了胡員外家賃房。

此時王慶的父王素，已被兒子氣瞎了兩眼，另居一處，兒子上門，不打便罵。今日聞得兒子遭官司

刺配，不覺心痛，教個小厮扶着，走到王慶屋裏，叫道：「兒子呀，你不聽我的訓誨，以致如此。」說罷，那雙白眼內，吊下淚來。王慶從小不曾叫王善一聲爺的，今值此家破人離的時節，心中也酸楚起來，叫聲道：「爺，兒子今日遭恁般屈官司，匡耐牛老兒無禮，逼我寫了休妻的狀況，纔把銀子與我。」王善道：「你平日是愛妻子，孝丈人的，今日他如何這等待你？」王慶聽了這兩句搶白的話，便氣憤憤的不來睬着爺，逕同兩個公人，收拾出城去了。王善頓足捶胸道：「是我不該來看那逆種。」復扶了小厮自回不題。

卻說王慶同了孫琳，賀吉離了東京，賃個僻靜所在，調治十餘日，棒瘡稍愈，公人催促上路，逕還而行，望陝州投奔。此時正是六月初旬，天氣炎熱，一日止行得四五十里，在路上免不得睡死人牀，喫不滾湯。三個人行了十五六日，過了嵩山。一日正在行走，孫琳用手向西指着遠遠的山峯說道：「這座山叫做北印山，屬西京管下。」三人說着話，趁早涼，行了二十餘里，望見北印山東，有個市鎮，只見四面村農紛紛的投市中去。那市東人家稀少處，丁字兒列着三株大柏樹，樹下陰陰，只見一簇人亞肩疊背的圍着一個漢子，赤着上身，在那陰涼樹下，吆吆喝喝地使棒。三人走到樹下歇涼，王慶走得汗雨淋漓，滿身

蒸溼，帶着護身物，換入人叢中，掂起脚看那漢使棒。看了一歇兒，王慶不覺失口笑道：「那漢子使的是花棒。」那漢正使到熱鬧處，聽了這句話，收了棒看時，卻是個配軍。那漢大怒，便罵：「賊配軍，俺的鎗棒，遠近聞名，你敢開了那烏口，輕慢我的棒，放出這個屁來！」丟下棒，提起拳頭，劈臉就打。只見人叢中走出兩個少年漢子來攔住道：「休要動手！」便問王慶道：「足下必是高手。」王慶道：「亂道這一句，惹了那漢子的怒，小人鎗棒也略曉得些兒。」那邊使棒的漢子怒罵道：「賊配軍，你敢與我比試罷？」那兩個人對王慶道：「你敢與那漢子使合棒，若贏了他，便將這掠下的兩貫錢，都送與你。」王慶笑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分開衆人，向賀占取了棹棒，脫了汗衫，拽扎起裙子，掣棒在手。衆人都道：「你項上帶着個枷兒，卻如何輪棒？」王慶道：「只這節兒稀罕。帶着行枷贏了他，纔算手段。」衆人齊聲道：「你若帶枷贏了，這兩貫錢一定與你。」便讓開路，放王慶入去。那使棒的漢，也掣棒在手，使個旗鼓，喝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！」王慶道：「列位恩官，休要笑話。」那邊漢子明欺王慶有護身物礙着，吐個門戶，喚做「蟒蛇吞象勢。」王慶也吐個勢，喚做「蜻蜓點水勢。」那漢喝一聲，便使棒盃將入來。王慶望後一退，那漢趕入一步，提起棒，向王慶頂門，又復一棒打下來。王慶將身向左一閃，那漢的棒打個空，收棒不迭。王慶就那一閃裏，

向那漢右手一棒劈去，正打着右手腕，把這條棒打落下來；幸得棒下留情，不然把個手腕打斷。衆人大笑。王慶上前執着那漢的手道：「衝撞休怪！」那漢右手疼痛，便將左手去取那兩貫錢。衆人一齊嚷將起來道：「那厮本事低醜，適纔請過，這錢應是贏得的拿！」只見口先出尖上前的兩個漢子，劈手奪了那漢兩貫錢，把與王慶道：「足下到敝莊一敘。」那使棒的拗衆人不過，只得收拾了行仗，望鎮上去了。衆人都散。

兩個漢子邀了王慶，同兩個公人，都戴個涼笠子，望南抹過兩三座林子，轉到一個村坊。林子裏有所大莊院，一週遭都是土牆，牆外有二三百株大柳樹。莊外新蟬噪柳，莊內乳燕啼梁。兩個漢子邀王慶等三人進了莊院，入到草堂，敘禮罷，各人脫下汗衫麻鞋，分賓主坐下。莊主問道：「列位都像東京口氣。」王慶道了姓名，并說被府尹陷害的事。說罷，請問二位高姓大名。二人大喜。那上面坐的說道：「小可姓龔，單名個端字，這個是舍弟，單名個正字。舍下祖居在此，因此，這里叫做龔家村。這里屬西京新安縣管下。」說罷，叫莊客替三位澣濯那溼透的汗衫，先汲涼水來解了暑渴，引三人到上房中洗了澡，草堂內擺上桌子，先喫了現成點心，然後殺雞宰鴨，煮豆摘桃的置酒管待。莊客重新擺設，先搬出一碟剝光的

蒜頭，一碟切斷的壯蔥，然後搬出菜蔬，果品，魚肉，雞鴨之類。龔端請王慶上面坐了，兩個公人一代兒坐下，龔端和兄弟在下面備席，莊客篩酒。王慶稱謝道：「小人是個犯罪囚人，威蒙二位錯愛，無端相擾，卻是不當。」龔端道：「說那里話！誰人保得沒事？那個帶着酒食走的？」當下猜枚行令，酒至半酣，龔端開口道：「這個敵村，前後左右，也有二百餘家，都推恐弟兄做個主兒。小可弟兄兩個，也好使些拳棒，壓服衆人。今春二月，東村賽神會，搭臺演戲，小可弟兄到那邊耍子，與彼村一個人，喚做黃達，因賭錢鬪口，被那厮痛打一頓，俺弟兄兩個，也贏不得他。黃達那厮，在人面前誇口稱強，俺兩個奈何不得他，只得忍氣吞聲。適纔見都排棒法十分整密，俺二人願拜都排爲師父，求師父點撥愚弟兄，必當重重酬謝。」王慶聽罷，大喜，謙讓了一回。龔端同弟，隨即拜王慶爲師。當晚直飲至盡醉方休，乘涼歇息。

次日天明，王慶乘着早涼，在打麥場上，點撥龔端拽拳使腿，只見外面一個人，背叉着手，躡將進來，喝道：「那里配軍，敢到這里賣弄本事？」只因走進這個人來，有分教，王慶重種大禍胎，龔端又結深仇怨。真是禍從浮浪起，辱因賭博招。畢竟走進龔端莊裏這個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回

張管營因妾弟喪身 范節級爲表兄醫臉

話說王慶在龔家村龔端莊院內，乘着那杲日初升，清風徐來的涼晨，在打麥場上柳陰下，點撥龔端兄弟，使拳拽腿，忽的有個大漢子，禿着頭，不帶巾幘，縮個了髻，穿一領涪州細葛布短敝衫，繫一條單紗裙子，拖一雙草涼鞋兒，捏着一把三角細蒲扇，仰昂着臉，背叉着手，擺進來，見是個配軍在那里點撥。他昨日已知道邨東鎖上有個配軍，贏了使槍棒的，恐龔端兄弟學了勦節，開口對王慶罵道：「你是個罪人，如何在路上挨脫，在這裡哄騙人家子弟？」王慶只道是龔氏親戚，不敢回答。原來這個人正是東村黃達，他也乘早涼，欲到龔家村西盡頭柳大郎處討賭帳，聽得龔端村裏吆喝，他平日欺慣了龔家弟兄，因此逕自闖將進來。龔端見是黃達，心頭一把無明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按納不往，大罵道：「驢牛射出來的賊亡八前日賴了我賭錢，今日又上門欺負人！」黃達大怒罵道：「搗你娘的腸子！」丟了蒲扇，提了拳頭，搶上前，望龔端劈臉便打。王慶聽他兩個出言吐氣，也猜着是黃達了，假意上前來勸，只一枷，望黃達膀上打去。黃達撲通的擗個脚梢天，掙扎不迭，被龔端、龔正，并兩個莊客，一齊上前按住，拳頭脚尖，

將黃達脊背，胸脯，肩脾，脅肋，膀子，臉頰，頭額，四肢，無處不着拳脚，只空得個舌尖兒。當下衆人將黃達踢打一個沒算數，把那葛徹衫，紗裙子，扯的粉碎。黃達口裏只叫道：「打得好！打得好！」赤條條的一毫絲線兒也沒有在身上，當有防送公人孫琳，賀吉，再三來勸，樊端等方纔住手。黃達被他每打壞了，只在地喘氣，那里掙扎得起？樊端叫三四個莊客，把黃達扛到東村半路上草地裏擡下，赤日中曬了半日。黃達那邊的鄰舍莊家出來芸草，遇見了，扶他到家，臥牀將息，央人寫了狀詞，去新安縣投遞報辜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樊端等鬧了一個早起，叫莊客搬出酒食，請王慶等喫早膳。王慶道：「那厮日後必來報仇，厮鬧。」樊端道：「這賊亡八窮出烏來，家裏只有一個老婆，左右鄰里，只礙他的斧力，今日見那賊亡八打壞了，必不肯替他出力氣。若是死了，拚個莊客，償他的命，便喫官司，也說不得；若是不死，只是個互相厮打的官司。今日全賴師父報了仇，師父且喝盃酒，放心在此，一發把槍棒教導了愚弟兄，必當補報。」樊端取出兩錠銀，各重五兩，送與兩個公人，求他再寬幾日。孫琳、賀吉得了錢，只得應允。自此一連住了十餘日，把鎗棒筋節，盡傳與樊端、樊正。因公人催促起身，又聽得黃達央人到縣裏告准，樊端取出五十兩

白銀，送與王慶，到陝州使用。起個半夜，收拾行囊包裹，天未明時，離了本莊。樊端叫兄弟帶了若干銀兩，又來護送。於路無話，不則一日，來到陝州。孫琳、賀吉帶了王慶到州衙，當廳投下了開封府文牒。州尹看驗明白，收了王慶，押了回文，與兩個公人回去，不在話下。州尹隨即把王慶帖發本處牢城營來，公人討收管回話，又不必說。

當下龔正尋個相識，將此銀兩，替王慶到管營差撥處買上棚下的使用了。那個管營姓張，雙名世開，得了龔正賄路，將王慶除了行枷，也不打甚麼殺威棒，也不來差他做生活，發下單身房內，由他自在出入。

不覺的過了兩個月，時逢秋深天氣。忽一日，王慶正在單身房裏閑坐，只見一個軍漢走來說道：「管營相公喚你。」王慶隨了軍漢，來到點視廳上，磕了頭。管營張世開說道：「你來這里許多時，不曾差遣你做甚麼。我要買一張陳州來的好角弓，那陳州是東京管下，你是東京人，必知價值真假。」說罷，便向袖中摸出一個紙包兒，親手遞與王慶道：「紋銀二兩，你去買了來回話。」王慶道：「小的理會得。」接了銀子，來到單身房裏，拆開紙包，看那銀子，果是雪丟，將等子稱時，反重三四分。王慶出了本營，到府

北街市上弓箭舖中，止用得一兩七錢銀子，買了一張真陳州角弓；將回來，張管營已不在廳上了。王慶將弓交與內宅親隨伴當送進去，喜得落了他三錢銀子。明日張世開又喚王慶到點視廳上說道：「你卻幹得事來，昨日買的角度甚好。」王慶道：「相公須教把火來放在弓廂裏，不住的焙，方好。」張世開道：「這個曉得。」從此張世開日日差王慶買辦食用供應，卻是不比前日發出現銀來，給了一本帳簿，教王慶將日逐買的，都登記在簿上。那行舖人家，那個肯賒半文？王慶只得取出己財，買了送進衙門內去。張世開嫌好道款，非打即罵。及至過了十日，將簿呈遞，裏支價銀，那裏有毫忽兒發出來。如是月餘，被張管營或五棒，或十棒，或二十，或三十，前前後後，總計打了三百餘棒，將兩腿都打爛了；把腿端送的五兩銀子，賠費得罄盡。

一日，王慶到營西武功牌坊東側首，一個修合丸散，賣飲片，兼內外科，撮熟藥，又賣杖瘡膏藥的張醫士舖裏，買了幾張膏藥，貼瘡杖瘡。張醫士一頭與王慶貼膏藥，一頭口裏說道：「張管營的舅爺，龐大郎，前日也在這裏取膏藥，貼治右手腕。他說在邯鄲鎮上跌壞的，咱看他手腕，像個打壞的。」王慶聽了這句話，忙問道：「小人在營中，如何從不曾見面？」張醫士道：「他是張管營小夫人的同胞兄弟，單諱

個元字兒。那龐夫人是張管營最得意的。那龐大郎好的是賭錢，又要使槍棒耍子。虧了這個姐姐，常照顧他。王慶聽了這一段話，九分猜是前日在柏樹下被俺打的那厮，一定是龐元了；怪道張世開尋罪過擺布俺。王慶別了張醫士，回到營中，密地與管營的一個親隨小厮，買酒買肉的請他，又把錢與他，慢慢的密問龐元詳細。那小厮的說話，與前面張醫士一般，更有兩句備細的話，說道：「那龐元前日在東鎮上，被你打壞了，常在管營和公面前恨你。你的毒棒，只恐兀是不能免哩！」正是：

好勝誇強是禍胎，謙和守分自無災。

只因一棒成仇隙，如今加利奉還來。

當下王慶問了小厮備細，回到單身房裏，嘆口氣道：「不怕官，只怕管。前日偶爾失口，說了那厮，贏了他棒，卻不知道是管營心上人的兄弟。他若擺布得我要緊，只索逃走他處，再作道理。」便悄悄地到街坊，買了一把解手尖刀，藏在身邊，以防不測。如此又過十數日，幸得管營不來呼喚，棒瘡也覺好了些。

忽一日，張管營又叫他買兩疋段子；王慶有事在心，不敢怠惰，急急的到舖中買了回營。張管營正坐在點視廳上，王慶上前回話。張世開嫌那段子顏色不好，尺頭又短，花樣又是舊的，當下把王慶大罵。

道：「大膽的奴才，你是個囚徒，本該差你挑水搬石，或鎖禁在大鏈子上；今日差遣你奔走，是十分擡舉你。你這賊骨頭，卻是不知好歹！」罵得王慶頓口無言，插燭也似磕頭求方便。張世開喝道：「權且寄着一頓棒，速將段正換上好的來。限你今晚回話，若稍遲延，你須仔細着那條賊性命！」王慶只得脫出身上衣服，向解庫中典了兩貫錢，添錢買換上好的段子，抱回營來。跋涉久了，已是上燈後了，只見營門閉着。當直軍漢說：「黑夜裏誰肯擔這干係，放你進去？」王慶分說道：「家管營相公遺差的。」那當直軍漢那里肯聽？王慶身邊尚有剩下的錢，送與當直的，方纔放他進去，卻是又被他纏了一回。捧了兩正段子，來到內宅門外。那守內宅門的說道：「管營相公和大奶奶厮鬧，在後面小奶奶房裏去了。大奶奶卻是利害得緊，誰敢與你傳話，惹是招非？」王慶思想道：「他限着今晚回話，如何又恁般阻拒我？却不是故意要害我，明日那頓惡棒，怎脫得過這條性命，一定送在那賊亡八手裏。俺被他打了三百餘棒，報答那一棒的仇恨也够了；前又受了龔正許多銀兩，今日直恁如此翻臉擺布俺！」

那王慶從小惡逆，生身父母，也不再來觸犯他的。當下道性一起，道是「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」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挨到更餘，營中人及衆囚徒都睡了，悄悄地到內宅後邊，爬過牆去，輕輕的拔了後門的

怪兒藏過一邊。那星光之下，照見牆垣內東邊有個馬廐，西邊小小一間屋，看時，乃是個坑廁。王慶撥那馬廐裏一扇木柵，豎在二重門的牆邊，從木柵爬上牆去，從牆上抽起木柵，豎在裏面，輕輕溜將下去。先拔了二重門拴，藏過木柵，裏面又是牆垣，只聽得牆裏邊笑語喧嘩。王慶到牆邊，伏着側耳細聽，認得是張世開的聲音，一個婦人聲音，又是一個男子聲音，卻在那里喝酒閒話。王慶竊聽多時，忽聽得張世開說道：「兒子，那厮明日來回話，那條性命，只在棒下。」又聽得那個男子說道：「我算那厮身邊東西，也七八分了。姐夫須決意與我下手，出這口烏氣。」張世開答道：「只在明後日教你快活罷了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也够了！你每也索罷休！」那男子道：「姐姐說那里話？你莫管！」王慶在牆外聽他每三個一遞一句，說得明白，心中大怒，那把無明業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按納不住，恨不得有金剛般神力，推倒那粉牆，搶進去殺了那厮每。正是：

爽口物多終作病，

快心事過必爲殃。

金風未動蟬先覺，

無常暗送怎隄防。

當下王慶正在按納不住，只聽得張世開高叫道：「小厮，點燈照我往後面去登東廁。」王慶聽了

這句，連忙掣出那把解手尖刀，將身一堆兒蹲在那株梅樹後，只聽得呀的一聲，那裏面兩扇門兒開了。王慶在黑地裏觀看，卻是日逐遞遞消息的那個小廝，提個行燈，後面張世開擺將出來。不知暗裏有人望着前，只顧走，到了那二重門邊，罵道：「那些奴才每，一個也不小心，如何這早晚不將這拴兒拴了？」那小廝開了門，照張世開方纔出得二重門，王慶悄悄的挨將上來。張世開聽得後面脚步響，回轉頭來，只見王慶右手掣刀，左手叉開五指，搶上前來。張世開把那心肝五臟，都提在九霄雲外，叫聲道：「有賊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被王慶早落一刀，把張世開齊耳根連鬚子砍着，撲地使倒。那小廝雖是平日與王慶厮熟，今日見王慶拿了明晃晃一把刀，在那裏行兇，怎的怕不怕？卻待要走，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，再要叫時，口裏又似啞了的，喊不出來，端的驚得呆了。張世開正在拚命，王慶趕上，照後心又刺一刀，結果了性命。龐元正在姐姐房中喫酒，聽得外面隱隱的聲喚，點燈不迭，急跑出來看視。王慶見裏面有人出來，把那提燈的小廝只一脚，那小廝連身帶燈跌去，燈火也滅了。龐元只道張世開打小廝，他便叫道：「姐夫，如何打那小廝？」卻待上前來勸，被王慶飛搶上前，暗地裏望着龐元一刀刺去，正中脅肋。龐元殺豬也似喊了一聲，顛翻在地。王慶揪住了頭髮，一刀割下頭來。龐氏聽得外面喊聲兇險，急叫丫環點燈，一同出

來照着王慶看見龐氏出來，也要上前來殺。你道有恁般怪事！說也不信。王慶那時轉眼間，便見龐氏背後有十數個親隨伴當，都執器械，趕喊出來。王慶慌了手脚，搶出外去，開了後門，越過營中後牆，脫下血污衣服，揩淨解手刀，藏在身邊。聽得更鼓，已是三更。王慶乘那街坊人靜，望到城邊。那陝州是崖土城，城垣不甚高，濠塹不甚深，當夜被王慶越城去了。

且不說王慶越城，再說張世開的妾龐氏，只同得兩個丫嬛，點燈出來照看，原無甚麼伴當同他出來。他先看見了兄弟龐元血淋淋的頭在一邊，體在一邊，唬得龐氏與丫嬛都面面踴觀，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水，半晌說不出話。當下龐氏三個，連跌帶滾，戰戰兢兢的跑進去，聲張起來，叫起裏面親隨，外面當值的軍卒，打着火把，執着器械，都到後面照看。只見二重門外，又殺死張管營，那小厮跌倒在地，尚在掙命，口中吐血，眼見得不能夠活了。衆人見後門開了，都道是賊在後面來的，一擁到門外照看，火光下照見兩疋綵段，拋在地下，衆人齊聲道是王慶。連忙查點各囚徒，只有王慶不在。當下鬧動了一營，及左右前後鄰舍衆人，在營後牆外，照着血污衣服，細細簡認，件件都是王慶的。衆人都商議，趁着未開城門，去報知州尹，急差人搜捉。此時已是五更時分了。州尹聞報大驚，火速差縣尉簡驗殺

死人數，及行兇人出沒去處；一面差人教將陝州四門閉緊，點起軍兵，并緝捕人員，城中坊廡里正，逐一排門搜捉兇人王慶。閉門關了兩日，家至戶到，逐一挨查，並無影跡。州尹押了文書，委官下該管地方各處鄉保都村，排家搜捉，緝捕兇首。寫了王慶鄉貫，年甲，貌相，模樣，畫影圖形，出一千貫信賞錢。如有人知得王慶下落，赴州告報，隨文給賞；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食宿者，事發到官，與犯人同罪。遍行鄰近州縣，一同緝捕。

且說王慶當夜越出陝州城，抓扎起衣服，從城濠淺處，去過對岸心中思想道：「雖是逃脫了性命，卻往那里去躲避好？」此時是仲冬將近，葉落草枯，星光下看得出路徑。王慶當夜轉過了三四條小路，方纔有條大路。急忙忙的奔走，到紅日東升，約行了六七十里，卻是望着南方行走，望見前有人家稠密去處。王慶思想身邊尚有一貫錢，且到那里買些酒食喫了，再算計投那里去。不多時，走到市裏，天氣尚早，酒肉店尚未開哩。只有朝東一家屋簷下，掛個安歇客商的破燈籠兒，是那家昨晚不曾收得，門兒兀是半開半掩。王慶上前，呀的一聲推進門去，只見一個人兀未梳洗，從裏面走將出來。王慶看時，認得這個乃是我母姨表兄院長范全。他從小隨父親在房州經紀得利，因此就充做本州兩院押牢節級。今春

三月中，到東京公幹，也在我家住過幾日。當下王慶叫道：「哥哥別來無恙。」范全也道：「是像王慶兄弟。」見他這般模樣，臉上又刺了兩行金印，正在疑慮，未及回答。那邊王慶見左右無人，托地跪下道：「哥哥教兄弟則個。」范全慌忙扶起道：「你果是王慶兄弟麼？」王慶搖手道：「禁聲。」范全會意，一把挽住王慶袖子，扯他到客房中，卻好范全昨晚揀賃的是獨宿房兒。范全悄悄地忙問：「兄弟何故如此模樣？」王慶附耳低言的，將那喫官司刺配陝州的事，述了一遍。次後說張世開報仇忒狠毒，昨夜已是如此如此。范全聽罷大驚，躊躇了一回，急急的梳洗喫飯，算還了房錢飯錢，商議教王慶只做軍牢跟隨的人，離了飯店，投奔房州來。王慶於路上問范全為何到此，范全說道：「蒙本處州尹，差往陝州州尹處投遞書札，昨日方討得回書，隨即離了陝州，因天晚在此歇宿，卻不知兄弟正在陝州，又做出恁般的事來。」范全同了王慶，夜止曉行，潛逃到房州。纔過得兩日，陝州行文換捕兇人王慶。范全捏了兩把汗，回家與王慶說知：「城中必不可安身。城外定山堡東，我有幾間草房，又有二十餘畝田地，是前年買下的。如今發幾個莊客在那里耕種，我兄弟到那里躲避幾日，卻再算計。」范全到黑夜裏，引王慶出城，到定山堡東草房內藏匿，卻把王慶改姓改名，叫做李德。范全思想王慶臉上金印不穩，幸得昔年到建康，聞得「神

醫「安道全」的名，用厚幣交結他，學得個療金印的法兒，卻將毒藥與王慶點去了，後用好藥調治，起了紅疤，再將金玉細末，塗搽調治，二月有餘，那疤痕也消磨了。

光陰荏苒，過了百餘日，卻是宣和元年的仲春了。官府挨捕的事，已是虎頭蛇尾，前緊後慢。王慶臉上沒了金印，也漸漸的闖將出來，衣服鞋襪，都是范全周濟他。一日，王慶在草房內閑坐，忽聽得遠遠地有喧嘩鬪鬧的聲音。王慶便來問莊客，何處恁般熱鬧。莊客道：「李大官，不知道西去一里有餘，乃是定山堡內段家莊。段氏兄弟，向本州接得個粉頭，搭戲臺，說唱諸般品調。那粉頭是西京來新打葷的行院，色藝雙絕，賺得人山人海價看。大官人何不到那里睜一睜？」王慶聽了這話，那里耐得脚住？一逕來到定山堡。只因王慶走到這個所在，有分教，配軍村婦諧姻眷，地虎民殃毒一方。畢竟王慶到那里觀看，真個有粉頭說唱也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回

段家莊重招新女婿

房山寨雙併舊強人

話說當下王慶闖到定山堡，那裏有五六百人家，那戲臺卻在堡東麥地上。那時粉頭還未上臺，臺下四面有三四十隻桌子，都有人圍擠着在那裏擲骰賭錢。那擲色的名兒，非止一端，乃是：

六風兒，

五么子，

火燎毛，

朱窩兒。

又有那擲錢的，踉蹌在地上，共有二十餘簇人。那擲錢的名兒，也不止一端，乃是：

渾純兒，

三背筒，

八叉兒。

那些擲色的，在那裏呼么喝六，擲錢的在那裏喚字叫背；或夾笑帶罵，或認真斷打。那輸了的，脫衣典裳，被巾綳襪，也要去翻本，廢事業，忘寢食，到底是個輸字。那贏的，意氣揚揚，東擺西搖，南闖北竄的，酒頭兒再做，身邊便袋裏，搭膊裏，衣袖裏，都是銀錢。到後捉本算帳，原來贏不多，贏的都被把梢的，放囊的，拈了頭兒去。不說賭博光景，更有村姑農婦，丟了鋤麥，撒了灌菜，也是三三兩兩，成羣作隊，仰着黑泥般臉，露着黃金般齒，呆呆地立着，等那粉頭出來。看他一般是爹娘養的，他便如何恁般標致，有若干人看他。當下不但鄰近村坊人，城中人也趕出來，看把那青青的麥地，踏光了十數畝。

話休絮繁，當下王慶閉看了一回，看得枝委，見那戲臺裏邊，人叢裏，有個彪形大漢，兩手靠桌，

在杌子上坐地。那漢生的圓眼大臉，闊肩細腰，桌上堆着五貫錢，一個口盆，六隻餃子，卻無主顧與他賭。王慶思想道：「俺自從喫官司到今日，有十數個月，不曾弄這個道兒了。前日范全哥哥把與我買柴薪的一錠銀在此，將來做個梢兒，與那厮擲幾擲，贏幾貫錢回去，買果兒喫。」當下王慶取出銀子，望桌上丟，對那漢道：「胡亂擲一回。」那漢一眼瞅着王慶說道：「要擲便來。」說還未畢，早有一個人，向那前面桌子邊人叢裏揆出來，貌相長大，與那坐下的大漢，彷彿相似。對王慶說道：「禿禿他，這錠銀怎好出主？將銀來，我有錢在此。你贏了，每貫只要加利二十文。」王慶道：「最好！」與那人打了兩貫錢，那人已是每貫先除去二十文。王慶道：「也能！」隨即與那漢講過擲朱窩兒。方擲得兩三盆，隨有一人揆下來，出主等擲。那王慶是東京積賭慣家，他信得盆口真，又會躲閃打浪，又狡猾奸詐，下揆主作弊；那放棄的，乘間裏望過那邊桌上去了，那揆下來的，說王慶擲得兇，收了去，只替那漢拈頭兒。王慶一口氣擲贏了兩貫錢，得了采，越擲得出，三紅四聚，只管撒出來。那漢性急反本，擲下便是絕場脚小四不脫手。王慶擲了九點，那漢偏調出倒八來，無一個時辰，把五貫錢輸個罄盡。王慶贏了錢，用繩穿過兩貫，放在一邊，待尋那漢贖梢，又將那三貫穿縛停當，方欲將肩來負錢，那輸的漢子喝道：「你待將錢往那里去？只怕

是纔出爐的，熱的熬炙了手。」王慶怒道：「你輸與我的，卻放那烏屁？」那漢睜圓怪眼罵道：「狗弟子孩兒，你敢傷你老爺！」王慶罵道：「村撮烏，俺便怕你把拳打在俺肚裏拔不出來，不將錢去？」那漢提起雙拳，望王慶劈臉打來。王慶側身一闪，就勢接住那漢的手，將右肘向那漢胸脯只一擔，右腳應手，將那漢左脚一勾。那漢是蠻力，那里解得這跌法，撲通的望後攔翻，面孔朝天，背脊着地。那立攏來看的人，都笑起來。那漢卻待掙扎，被王慶上前按住，照實落處只顧打。那在先放囊的走來，也不解勸，也不幫助，只將桌上的錢，都搶去了。王慶大怒，棄了地上漢子，大踏步趕去。只見人叢裏閃出一個女子來，大喝道：「那厮不得無禮！有我在！」王慶看那女子，生的如何：

眼大露兇光，眉蟲橫殺氣。腰肢盆蓋，全無嬌娜風情；面皮頑厚，惟賴粉脂鋪翳。異樣釵環插一頭，時與馴錫露雙臂。頻搬石臼，笑他人氣喘急促；常撥井欄，誇自己臂力不費。針線不知如何拈，拽腿牽拳是長技。

那女子有二十四五年紀；他脫了外面衫子，捲做一團，丟在一個桌上，裏面是箭桿小袖緊身，鷄哥綠短襖，下穿一條大檔紫夾袖褲兒，踏步上前，提起拳頭，望王慶打來。王慶見他是女子，又見他起拳便

有破綻，有意耍他，故意不用快跌，也拽雙拳吐個門戶，擺開解數，與那女子相撲。但見：

拽開大四平，踢起雙飛腳。仙人指路，老子騎鶴。拘鷹肘出近前心，當頭砲勢侵額角。翅跟淬地龍，扭腕擎天索。這邊女子，使個蓋頂撒花；這里男兒，耍個遶腰貫索。兩個似迎風貼扇兒，無移時急雨催花落。

那時粉頭已上臺做笑樂院本，衆人見這邊男女相撲，一齊走攏來，把兩人圍在圈子中看。那女子見王慶只辦得架隔遮攔，沒本事鑽進來，他便覷個空，使個「黑虎偷心勢」，一拳望王慶劈心打來。王慶將身一側，那女子打個空，收拳不迭。被王慶就勢扭拌定，只一交，把女了灑翻；剛剛着地，順手兒又抱起來。這個勢，叫做「虎抱頭」。王慶道：「莫污了衣服。休怪俺衝撞，你自來尋俺。」那女子毫無羞怒之色，倒把王慶讚道：「嘖嘖，好拳腿！果是筋節！」那邊輸錢喫打的，與那放囊捨錢的兩個漢子，分開衆人，一齊上前喝道：「驢牛射的狗弟子孩兒，恁般膽大！怎敢跌我妹子？」王慶喝罵道：「輸敗腌臢村烏龜子，搶了俺的錢，反出穢言！」搶上前，拽拳便打。只見一個人從人叢裏搶出來，橫身隔住了一雙半人，六個拳頭，口裏高叫道：「李大郎，不得無禮！段二哥，段五哥，也休要動手！都是一塊土上人，有話便好好地

說！王慶看時，卻是范全。三人真個住了手。范全連忙向那女子道：「三娘拜揖。」那女子也道了萬福。便問：「李大郎是院長親戚麼？」范全道：「是在下表弟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出色的好拳脚！」王慶對范全道：「巨耐那厮自己輸了錢，反教同夥兒捨去了。」范全笑道：「這個是二哥五哥的買賣，你如何來鬧他？」那邊段二、段五四隻眼瞅着看妹子。那女子說道：「看范院長面皮，不必和他爭鬧了。拏那錠銀子來！」段五見妹子勸他，又見妹子奢遮，「是我也輸了，」只得取出那錠原銀，遞與妹子三娘。那三娘把與范全道：「原銀在此，將了去！」說罷，便扯着段二、段五，分開衆人去了。范全也扯了王慶，一逕回到草莊內。

范全埋怨王慶道：「俺爲娘面上，擔着血海般膽，留哥哥在此；倘遇恩赦，再與哥哥營謀。你卻怎般沒坐性！那段二、段五，最刁潑的；那妹子段三娘，更是潑潑，人起他個綽號兒，喚他做「大蟲窩。」良家子弟，不知被他誘繫了多少。他十五歲時，便嫁個老公；那老公果是盆蠢，不上一年，被他炙燻殺了。他恃了膂力，和段二、段五專一在外尋趁厮鬧，賺那惡心錢兒。鄰近村坊，那一處不怕他的？他每接這粉頭，專爲勾引人來賭博。那一張桌子，不是他圈套裏哥哥，你卻到那里惹是招非，倘或露出馬腳來，你吾這場禍

害，卻是不小。」王慶被范全說得頓口無言。范全起身對王慶道：「我要州裏去當直，明日再來看你。」

不說范全進房州城去，且說當日王慶，天晚歇息，一宿無話。次日，梳洗方畢，只見莊客報道：「段太公來看大郎。」王慶只得到外面迎接，卻是皺面銀鬚一個老叟。皺禮罷，分賓主坐定。段太公將王慶從頭上直看至腳下，口裏說道：「果是魁偉！」便問王慶那里人氏？因何到此？范院長是足下甚麼親戚？會娶妻也不？王慶聽他問的踉蹌，使捏一派假話，支吾說道：「在下西京人氏，父母雙亡，妻子也死過了，與范節級是中表兄弟。因舊年范節級有公幹到西京，見在下獨自一身，沒人照顧，特接在下到此。在下頗知些孝悌，待後覷個方便，就在本州討個出身。」段太公聽罷大喜，便問了王慶的年庚八字，辭別去了。又過多時，王慶正在疑慮，又有一個人推扉進來，問道：「范院長可在麼？這位就是李大郎麼？」二人都面面厮覷，錯愕相顧，都想道：「曾會過來。」敘禮緣罷，正欲動問，恰好范全也到。三人坐定，范全道：「李先生爲何到此？」王慶聽了這句，猛可的想着道：「他是賣卦的李助。」那李助也想起來道：「他是東京人，姓王，曾與我問卜。」李助對范全道：「院長，小子一向不會來親近得，敢問有個令親李大郎麼？」范全指王慶道：「只這個便是我兄弟李大郎。」王慶接過口來道：「在下木姓是李，那個王，是外公姓。」

李助拍手笑道：「小子好記分。我說是姓王，曾在東京開封府前相會來。」王慶見他說出備細，低頭不語。李助對王慶道：「自從別後，回到荆南，遇異人，授以劍術，及看子平的妙訣，因此叫小子做『金劍先生』。近日在房州，聞此處熱鬧，特到此趕節做生理。」段氏兄弟，知小子有劍術，要小子教導他擊刺，所以留小子在家。適纔段太公回來，把貴造與小子推算，那里有這樣好八字？日後貴不可言。目下紅鸞照臨，應有喜慶之事。」段三娘與段太公大喜，欲招贅大郎為婿。小子乘着吉日，特到此為月老。三娘的八字，十分旺夫。適纔曾合過來，銅盆鐵帚，正是一對兒夫妻。作成小子喫盃喜酒！」范全聽了這一席話，沈吟了一回，心下思想道：「那段氏刁頑，如或不允這頭親事，設或有個破綻，為害不淺。只得將機就機，便對李助道：『原來如此！承段太公，三娘美意。只是這個兄弟蠢蠢，怎好做嬌客？』」李助道：「阿也！院長不必大謙了。那邊三娘，不住口的稱讚大郎哩！」范全道：「如此極妙的了！在下便可替他主婚。」身邊取出五兩重的一錠銀，送與李助道：「村莊沒甚東西相待，這些薄意，准個茶果，事成另當重謝。」李助道：「這麼使得！」范全道：「惶恐，惶恐！只有一句話：先生不必說他有兩姓，凡事都望周全。」李助是個星卜家，得了銀子，千恩萬謝的辭了范全，王慶來到段家莊回覆，那裏管甚麼一姓兩姓，好人歹人，一味

撮合山，騙酒食，賺銅錢。更兼段三娘自己看中意了對頭兒，平日一家都怕他的，雖是段太公，也不敢拘他，所以這件事一說就成。

李助兩邊往來說合，指望多說些聘金，月老方纔旺相。范全恐怕行聘播揚惹事，講過兩家一概都省。那段太公是做家的，更是喜歡，一選擇日成親。擇了本月二十二日，宰羊殺豬，網魚捕蛙，只辦得大碗酒，大盤肉，請些男親女戚喫喜酒，其笙簫鼓吹，洞房花燭，一概都省。范全替王慶做了一身新衣服，送到段家莊上。范全因官府有事，先辭別去了。王慶與段三娘交拜合巹等項，也是草草完事。段太公擺酒在草堂上，同二十餘個親戚，及自家兒子，新女婿，與媒人李助，在草堂喫了一日酒，至暮方散。衆親戚路近的，都辭謝去了；留下路遠走不迭的，乃是姑丈方翰夫婦，表弟丘翔老小，段二的男子施俊男女。三個男人在外邊東廂歇息；那三個女眷，通是不老成的，撥些酒食與王慶，段三娘緩房，嘻嘻哈哈，又喝了一回酒，方纔收拾歇息。當有了頭老媽，到新房中鋪牀疊被，請新官人和姐姐安置，丫頭從外面拽上了房門，自各知趣去了。

段三娘從小出頭露面，况是過來人，慣家兒，也不害甚麼羞恥，一逕卸釵釧，脫衫子。王慶是個浮浪

子弟，他自從喫官司後，也寡了十數個月。段三娘雖粗眉大眼，不比嬌秀牛氏妖嬈窈窕，只見他在燈前，做出胸臆，解下紅注腰兒，露出白淨淨肉，蠕蠕乳兒，不覺淫心蕩漾，便來摟那婦人。段三娘把王慶一掌打個耳刮子道：「莫要歪纏，恁般要緊！」兩個摟抱上牀，鑽入被窩裏，共枕歡娛。正是：

一個是失節村姑，一個是行兇軍犯。臉皮都是三尺厚，脚板一般十寸長。這個認真氣喘聲嘶，卻似牛駒柳影；那個假做言語澀，渾如鶯囀花間。不穿羅襪，肩膀上露兩隻赤脚；倒溜金釵，枕頭邊堆一朵烏雲。未解誓海盟山，也博弄得千般旖旎；並無羞雲怯雨，亦揉搓萬種妖嬈。

當夜新房外，又有嘴也笑得歪的一樁事兒。那方翰、丘翔、施俊的老婆，適是少年，都喫得臉兒紅紅地，且不去睡，扯了段二段五的兩個老婆，悄悄地到新房外，隔板側耳竊聽。房中聲息，被他每件件都聽得仔細。那王慶是個浮浪子，頗知房中術，他見老婆來得，竭力奉承。外面這夥婦人，聽到濃深處，不覺羅棍兒也溼透了。

衆婦人正在那裏嘲笑打諢，你諗我捏，只見段二搶進來大叫道：「怎麼好！怎麼好！你每也不知利害，兀是在此笑耍！」衆婦人都捏了兩把汗，卻沒理會處。段二又喊道：「妹子，三娘，快起來！你牀上招了

個滿胎也！」段三娘正在得意處，反噴怪段二，便在牀上答道：「夜晚間有甚事，恁般大驚小怪？」段二又喊道：「火燎烏毛了！你每兀是不知死活！」王慶心中本是有事的人，教老婆穿衣服，一同出房來問，衆婦人都跑散了。王慶方出房門，被段二一手扯住，來到前面草堂上，卻是范全在那里叫苦叫屈，如熱鐵上螞蟻，沒走一頭處。隨後段太公、段五、段三娘都到，卻是新安縣裴家村東的黃達，調治好了打傷的病，被他訪知王慶蹤跡實落處，昨晚到房州報知州尹。州尹張顯行，押了公文，便差都頭，領着土兵，來捉兇人王慶，及窩藏人犯范全并段氏人衆。范全因與本州當案薛孔目交好，密地理先透了個消息。范全棄了老小，一溜煙走來這裡，頃刻便有官兵來也！衆人個個都要喫官司哩！衆人跌腳捶胸，好似掀翻了抱雞窠，弄出許多慌來，卻去罵王慶，羞三娘。正在鬧吵，只見草堂外東廂裏走出算命的「金劍先生」李助，上前說道：「列位若要免禍，須聽小子一言！」衆人一齊上前攔着來問。李助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三十餘策，走爲上策！」衆人道：「走到那里去？」李助道：「只這里西去二十里外，有座房山。」衆人道：「那里是強人出沒去處？」李助笑道：「列位恁般說！你每如今還想要做好人！」衆人道：「卻是怎麼？」李助道：「房山寨主廖立，與小子頗是和識。他手下有五六百名嘍囉，官兵不能收捕，事不宜遲，快收拾細

軟等物，都到那里入夥，方避得大禍。方翰等六個男女，恐怕日後捉親屬連累，又被王慶、段三娘十分攪擾，衆人無可如何，只得都上了這條路。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，即便收拾，盡教打疊起了；一壁點起三四十個火把。王慶、段三娘、段二、段五、方翰、丘翔、施俊、李助、范全九個人，都結束齊整，各人跨了腰刀，鎗架上拏了朴刀，喚集莊客，願去的共是四十餘個，俱拽扎拴縛停當。王慶、李助、范全當頭，方翰、丘翔、施俊保護女子在中。幸得那五個女子，都是鋤頭般的脚，卻與男子一般的會走。段三娘、段二、段五在後，把莊上前後都放把火，發聲喊，衆人都執器械，一閃望西而走。鄰舍及近村人家，平日畏段家人物如虎，今日見他每明火執仗，又不知他每備細，都閉着門，那里有一個敢來攔當。

王慶等方行得四五里，早遇着都頭土兵，同了黃達，眼同來捉人。都頭上前，早被王慶手起刀落，把一個斬爲兩段。李助、段三娘等，一擁上前，殺散土兵，黃達也被王慶殺了。

王慶等一行人來到房山寨下，已是五更時分。李助計議，欲先自上山，訴求廖立，方好領衆人上山入夥。寨內巡視的小嘍囉，見山下火把亂明，即去報知寨主。那廖立疑是官兵，他平日欺慣了官兵，沒用，連忙起身，披掛綽鎗，開了柵寨，點起小嘍囉，下山拒敵。王慶見山上火起，又有許多人下來，先做準備。當

下廖立直到山下，看見許多男女，料道不是官兵。廖立挺鎗喝道：「你這鄉烏男女，如何來驚動我山寨，在太歲頭上動土？」李助上前躬身道：「大王，是劣弟李助。」隨即把王慶犯罪，及殺管營，殺官兵的事，略述一遍。廖立聽李助說得王慶恁般了得，更有段家兄弟幫助，我只一身，恐日後受他每氣，翻着臉對李助道：「我這個小去處，卻容不得你每。」王慶聽了這句，心下思想：「山寨中只有這個主兒，先除了此人，小嘍囉何足爲慮？」便挺朴刀，直搶廖立。那廖立大怒，燃鎗來迎。段三娘恐王慶有失，挺朴刀來相助。三個人鬪了十數合，三個人裏倒了一個。正是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強人必在鎗前亡。畢竟三人中倒了那一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回

宋公明遊善療軍兵

喬道清回風燒賊寇

話說王慶、段三娘與廖立鬪不過六七合，廖立被王慶砍個破綻，一朴刀擄翻。段三娘趕上，復一刀結果了性命。廖立做了半世強人，到此一場春夢！王慶提朴刀喝道：「如有不願順者，廖立爲樣！」衆嘍

囉見殺了廖立，誰敢抗拒？都投戈拜服。王慶領衆上山，來到寨中，此時已是東方發白。那山四面，都是生成的石室，如房屋一般，因此叫做房山，屬房州管下。當日王慶安頓了各人老小，計點嘍囉，盤查寨中糧草，金銀，珍寶，錦帛，布疋等項，殺牛宰馬，大賞嘍囉，置酒與衆人賀慶。衆人遂推王慶爲寨主，一面打造軍器，一面訓練嘍囉，準備迎敵官兵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當夜房州差來擒捉王慶的一行都頭士兵人役，被王慶等殺散，有逃奔得脫的，回州報知州尹張顛行說：「王慶等預先知覺，拒敵官兵，都頭及報人黃達，都被殺害；那夥兇人，投奔西去。」張顛行大驚，次早計點士兵，殺死三十餘名，傷者四十餘人。張顛行卽日與本州鎮守軍官計議，添差捕盜官軍及營兵，前去追捕。因強人凶狠，官兵又損折了若干。房山寨嘍囉日衆，王慶等下山來打家劫舍。張顛行見賊勢猖獗，一面行下文書，仰屬縣知會守禦本境，撥兵前來，協力收捕；一面再與本州守禦兵馬都監胡有爲計議勦捕。胡有爲爲整點營中軍兵，擇日起兵前去勦捕。兩營軍忽然鼓噪起來，卻是爲兩個月無錢米關給，今日掖着肚皮，如何去殺賊？張顛行聞變，只得先將一個月錢米給散。只因這番給散，越激怒了軍士，卻是爲何當事的，平日不將軍士撫恤節制，直到鼓噪，方纔給發請受，已是驕縱了軍心。更有一

構可笑處，今日有事，那扣頭常例，又與平日一般剋剋。他每平日受的剋氣多了，今日一總發洩出來。軍情洶洶，一時發作，把那胡有爲殺死。張顛行見勢頭不好，只護着印信，預先躲避。城中無主，又有本處無賴，附和了叛軍，遂將良民焚劫。那強賊王慶，見城中變起，乘勢領衆多嘍囉來打房州。那些叛軍及烏合奸徒，反隨順了強人。因此王慶得志，遂被那厮占據了房州爲巢穴。那張顛行到底躲避不脫，也被殺害。

王慶劫擄房州倉庫錢糧，遣李助、段二、段五，分頭於房山寨及各處，立豎招軍旗號，買馬招軍，積草屯糧，遠近村鎮，都被劫掠。那些遊手無賴，及惡逆犯罪的人，紛紛歸附。那時龔端、龔正，向被黃遠詐告，家產蕩盡，聞王慶招口，也來入了夥。隣近州縣，只好保守城池，誰人敢將軍馬勒捕被強人兩月之內，便集聚了二萬餘人，打破隣近上津縣、竹山縣、郢鄉縣三個城池。鄰近州縣，申報朝廷，朝廷命就彼處發兵勦捕。宋朝官兵，多因糧餉不足，兵失操練，兵不畏將，將不知兵。一聞賊警，先是聲張得十分凶猛，使士卒寒心，百姓喪膽；及至臨陣對敵，將軍怯懦，軍士懦弱，怎禁得王慶等賊衆，都是拚着性命殺來，官軍無不破膽。因此，被王慶越弄得大了，又打破了南豐府。到後東京調來將士，非賄蔡京、童貫，卽賂楊戩、高俅，他每

得了賄賂，那管甚麼庸懦。那將士費了本錢，弄得權柄上手，恣意剋剋軍糧，殺良冒功，縱兵擄掠，騷擾地方，反將赤子迫逼從賊。自此賊勢漸大，縱兵南下。李助獻計，因他是荆南人，仍扮做星相入城，密糾惡少奸棍，裏應外合，變破荆南城池。遂拜李助爲軍師，自稱「楚王」。遂有江洋大盜，山寨強人，都來附和。三四年間，占據了宋朝六座軍州。王慶遂於南豐城中，建造寶殿，內苑宮闕，僭號改元；也學宋朝，僞設文武職臺，省院官僚，內相外將。封李助爲軍師都丞相，方翰爲樞密，段二爲護國統軍大將，段五爲輔國統軍都督，范全爲殿帥，龔端爲宣撫使，張正爲轉運使，專管支納出入，考算錢糧，丘翔爲御營使，僞立段氏爲妃。自宣和元年作亂以來，至宣和五年春——那時宋江等正在河北征討田虎，於壺關相拒之日，那邊淮西王慶又打破了雲安軍及宛州，一總被他占了八座軍州。那八座乃是：

南豐

荆南

山南

雲安

安德

東川

宛州

西京

那八處所屬州縣，共八十六處。王慶又於雲安建造行宮，令施俊爲留守官，鎮守雲安軍。

初時，王慶令劉敏等侵奪宛州時，那宛州隣近東京，蔡京等瞞不過天子，奏過道君皇帝，勅蔡攸、童

賈征討王慶來救宛州。蔡攸、童貫、兵無節制，暴虐士卒，軍心離散，因此被劉敏等殺得大敗虧輸，所以陷了宛州。東京震恐。蔡攸、童貫懼罪，只瞞着天子一個。賊將劉敏、魯成等，勝了蔡攸、童貫，遂將魯州、襄州圍困。卻得宋江等平定河北班師，復奉詔征討淮西。真是席不暇暖，馬不停蹄，統領大兵二十餘萬，向南進發。纔渡黃河，省院又行文來催促陳安撫、宋江等兵馬，星馳來救魯州、襄州。宋江等冒着暑熱，汗馬馳驅，繚繞縣、汜水一路行來，所過秋毫無犯。大兵已到陽翟州界，賊人聞宋江兵到來，魯州、襄州二處都解圍去了。

那時張清、瓊英、葉清石剮了田虎，受了皇恩，奉詔協助宋江征討王慶。張清等離了東京，已到潁昌州半月餘了。聞宋先鋒兵到，三人到軍前迎接。參見畢，備述蒙恩優封之事。宋江以下稱贊不已。宋江命張清等在軍中聽用。

宋江請陳安撫、侯參謀、羅武諭等駐劄翟城中，自己大軍，不便入城。宋江傳令，教大軍都屯扎於方城山樹林深密陰蔭處，以避暑熱。又因軍士跋涉千里，中暑疲困者甚多，教安道全設辦藥料，醫療軍士；再教軍士搭蓋涼廡，安頓馬匹，令皇甫端調治，剷鬣毛。吳用道：「大兵屯於叢林，恐敵人用火。」宋

江道：「正要他用火。」宋江卻教軍士再去於本山高崗涼蔭樹下，用竹籬茅草，蓋一小小山洞。當有河北降將喬道清會意，來稟宋江道：「喬某感先鋒厚恩，今日願略效微勞。」宋江大喜，密授計於喬道清，往山洞中去了。宋江挑選軍士強健者三萬人，令張清、瓊英管領一萬兵馬，往東山麓埋伏；令孫安、卞祥也管領一萬人馬，往西山麓埋伏；只聽我中軍轟天砲響，一齊殺出。將糧草都堆積於山南平麓，教李應、柴進領五千軍士看守。

分撥甫定，忽見公孫勝說道：「兄長籌畫甚妙！但如此溽暑，軍士往來疲病，倘賊人以情銳突至，我兵雖十倍於衆，必不能取勝。待貧道略施小術，先除了衆人煩燥，軍馬涼爽，自然強健。」說罷，便仗劍作法，脚踏魁罡二字，左手雷印，右手劍訣，凝神觀想，向巽方取了生氣一口，念咒一遍。須臾，涼風颯颯，陰雲冉冉，從本山嶺岫中噴薄出來，灑漫了方城山一座。二十餘萬人馬，都在涼風爽氣之中。除此山外，依舊是銷金鑠鐵般烈日，螭蟬亂鳴，烏雀藏匿。宋江以下衆人，十分歡喜，稱謝公孫勝神功道德。如是六七日，又得安道全療人，皇甫端調馬，軍兵馬匹，漸漸強健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宛州守將劉敏，乃賊中頗有謀略者，賊人稱爲「劉智伯」。他探知宋江兵馬屯扎山林叢密

處避暑。他道：「宋江這夥，終是水泊草寇，不知兵法，所以不能成大事。待俺略施小計，管教那二十萬軍馬，焦爛一半！」隨即傳令，挑選輕捷軍士五千人，各備火箭、火炮、火炬，再備戰車二千輛，裝載蒺藜、乾柴，及硫黃、焰硝引火之物，每車一輛，令四人推送。此時是七月中旬，新秋天氣，劉敏引了魯成、鄭捷、寇猛、顧岑四員副將，及鐵騎一萬人，披軟戰馬，摘鑾鈴，在後接應。劉敏留下偏將韓詰、班澤等，鎮守城池。劉敏等衆，薄暮離城，恰遇南風大作。劉敏大喜道：「宋江等這夥人合敗！」賊兵行至三更時分，纔到方城山南二里外，忽然霧氣瀰漫山谷。劉敏道：「天助俺成功！」教軍士在後擂鼓，吶喊助威，令五千軍士，只向山林深密處，只顧將火箭、火炮、火炬射打焚燒上去。教寇猛、畢勝、催趨推車軍士，將火車點着，回山麓下屯糧處燒來。衆人正奮勇上前，忽的都叫道：「苦也！苦也！」卻有恁般奇事！南風正猛，一霎時，卻怎麼就轉過北風！又聽得山上霹靂般一聲響亮，被喬道清使了回風返火的法，那些火箭、火炮，都向南邊賊陣裏飛將來，卻似千萬條金蛇火龍，烈焰騰騰的向賊兵飛撲將來。賊兵躲避不迭，都燒得焦頭爛額。當下軍中有口號四句，單笑那劉敏，道是：

軍機固難測，
賊人安壁劃。

放火自燒軍 好個「劉智伯。」

那時宋先鋒教凌振將號砲施放，那砲直飛起半天裏振響。東有張清，瓊英，西有孫安，卞祥，各領兵衝殺過來。賊兵大敗虧輸；魯成被孫安一劍，揮爲兩段；鄭捷被瓊英一石子，打下馬來。張清再一鎗，結果了性命；顧岑被卞祥搦死；寇猛被亂兵所殺；二萬三千人馬，被火燒兵殺，折了一大半，其餘四散逃竄；二千輛車，燒個盡絕；只有劉敏同三四百敗殘軍卒，向前逃奔，到宛州去了。宋軍不曾燒毀半莖柴草，也未常損折一個軍卒，奪獲馬匹，衣甲，金鼓甚多。張清，孫安等，得勝回到山寨獻功。孫安獻魯成首級；張清，瓊英獻捷首級；卞祥獻顧岑首級。宋江各各賞勞，標寫喬道清頭功，及張清，瓊英，孫安，卞祥功次。

吳用道：「兄長妙算，已喪賊膽，但宛州山水盤紆，丘原膏沃，地稱陸海，若賊人浮撥兵將，以重兵守之，急切難克。日今金風卻暑，玉露生涼，軍馬都已強健，當垂我軍威大振，城中單弱，速往攻之，必克。然須別分兵南北屯札，以防賊人救兵衝突。」宋江稱善，依計傳令，教關勝，秦明，楊志，黃信，孫立，宣贊，郝思文，陳達，楊春，周通，統領兵馬三萬，屯札宛州之東，以防賊人南來救兵；林冲，呼延灼，董平，索超，韓滔，彭圮，單廷珪，魏定國，歐鵬，鄧飛，領兵三萬，屯札宛州之西，以拒賊人北來兵馬。衆將遵令，整點軍馬去了。當有河

北降將孫安等一十七員，一齊來稟道：「某等蒙先鋒收錄，深感先鋒優禮。今某等願爲前部，前去攻城，少報厚恩。」宋江依允，遂令張清、瓊英統領孫安等一十七員將佐，軍馬五萬爲前部。那十七員乃是：

孫安

馬靈

卞祥

山士奇

唐斌

文仲容

崔堃

金鼎

黃鉞

梅玉

金顧

畢勝

潘迅

楊芳

馮昇

胡避

葉清

當下張清遵令，統領將佐軍兵，望宛州征進去了。

宋江同盧俊義、吳用等，管領其餘將佐大兵，設寨都起，離了方城山，望南進發，到宛州十里外扎寨。令李雲、湯隆、陶宗旺監造攻城器具，推送張清等軍前備用。張清等衆將領兵馬將宛州圍得水洩不通。城中守將劉敏，是那夜中了宋江之計，只逃脫得性命。到宛州，卽差人往南豐、王慶處申報，并行文鄰近州縣，求取救兵。今日被宋兵圍了城池，只令堅守城池，待救兵至，方可出擊。宋兵攻打城池，一連六七日，城垣堅固，急切不能得下。宛州城北臨汝州，賊將張壽領救兵二萬前來，被林冲等殺其主將張壽，其餘偏牙將士及軍卒，都潰散去了。同日，又有宛州之南，安昌、義陽等縣救兵到來，被關勝等大敗賊兵，擒其

將柏仁、張怡，送到宋江大寨正刑訖。二處斬獲甚多。此時李雲等已造就攻城器具。孫安、馬靈等同心協力，令軍士囊土，四面擁堆距墮，逼近城垣；又選勇敢輕捷之士，用飛橋轉關轆轤，越溝塹，渡池濠，軍士一齊奮勇登城，遂克宛州，活擒守將劉敏，其餘偏牙將佐，殺死二十餘名，殺死軍士五千餘人，降者萬人。宋江等大兵入城，將劉敏正法梟示，出榜安民。標寫關勝、林冲、張清，并孫安等衆將功次。差人到陽翟州，陳安撫處報捷，并請陳安撫等移鎮宛州。陳安撫聞報大喜，隨即同了侯參謀、羅武，來到宛州。宋江等出郭迎接入城，陳安撫稱讚宋江等功勳，是不必得說。

宋江在宛州料理軍務，過了十餘日，此時已是八月初旬，暑氣漸退。宋江對吳用計議道：「如今當取那一處城池？」吳用道：「此處南去山南軍，南極湖湘，北控關洛，乃是楚蜀咽喉之會。當先取此城，以分賊勢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所言，正合我意。」遂留花榮、林冲、宣贊、郝思文、呂方、郭盛，輔助陳安撫等，管領兵馬五萬，鎮守宛州。陳安撫又留了「聖手書生」蕭讓，傳令水軍頭領李俊等八員，統駕水軍船隻，緣泌水至山南城，北漢江會集。宋江將陸兵分作三隊，辭別陳安撫，統領衆多將佐，并軍馬一十五萬，離了宛州，殺奔山南軍來。真個是萬馬奔馳天地怕，千軍踴躍鬼神愁。畢竟宋兵如何攻取山南，且聽下回分

解。

第一百六回

書生談笑卻強敵 水軍汨沒破堅城

話說宋江分撥人馬，水陸並進，船騎同行。陸路分作三隊：前隊衝鋒破敵驍將一十二員，管領兵馬一萬。那十二員：

董平 秦明 徐寧 索超 張清 瓊英

孫安 卞祥 馬盪 唐斌 文仲容 崔植

後隊彪將一十四員，管領兵馬五萬爲合後。那十四員：

黃信 孫立 韓滔 彭玘 單廷珪 魏定國 歐鵬

鄧飛 燕順 馬麟 陳達 楊春 周通 楊春

中隊宋江、盧俊義，統領將佐九十餘員，軍馬十萬，殺奔山南軍來。前隊董平等兵馬已到隆中山北。

五里外紮寨，探馬報來說，王慶聞知我兵到了，特於這隆中山北麓，新添設雄兵二萬，令勇將賀吉、糜、賚、郭、郭、陳、贊統領兵馬，在那里鎮守。董平等聞報，隨即計議，教孫、安、卜、祥領兵五千伏於左，馬、靈、唐、斌領兵五千伏於右，只聽我軍中砲響，一齊殺出。

這里分撥纔定，那邊賊衆，已是搖旗擂鼓，吶喊篩羅，前來搦戰。兩軍相對，旗鼓相望，南北列成陣勢，各用強弓硬弩，射住陣脚。賊陣裏門旗開處，賊將糜、賚出馬當先，頭頂銅盔，身穿鐵鎧，弓彎鵝畫，箭插鵞翎，臉橫紫肉，眼睜銅鈴。擔一把長柄開山大斧，坐一匹高頭捲毛黃馬，高叫道：「你每這夥是水注小寇，何故與宋朝無道昏君出力，來到這里送死！」宋軍陣裏，鑼鼓喧天，「急先鋒」索超驍馬出陣，大喝道：「無端造反的強賊，敢出穢言待俺劈你一百斧！」揮着金蘸斧，拍馬直搶糜、賚。那糜、賚也輪斧來迎。兩軍迭聲吶喊，二將搶到垓心，兩騎相交，雙斧並舉，鬪經五十餘合，勝敗未分。那賊將糜、賚，果是勇猛。宋陣裏「霹靂火」秦明，見索超不能取勝，舞着狼牙棍，驍馬搶出陣來助戰，賊將陳、贊舞戟來迎。四將在征、塵、影、裏，殺氣叢中，正鬪到熱鬧處，只聽得一聲砲響，孫、安、卜、祥領兵從左邊殺來，賊將賀、吉分兵接住，斷殺；馬、靈、唐、斌領兵從右邊殺來，賊將郭、研分兵接住，斷殺。宋陣裏瓊、英、驍、馬出陣，暗拈石子，獻定陳、贊，只

一石子飛來，正打着鼻間，陳贊翻身落馬。秦明趕上，照頂門一棍，連頭帶盔，打個粉碎。那左邊孫安與賀吉，鬪到三十餘合，被孫安揮劍，斬於馬下；右邊唐斌也刺殺了郭研。糜旌見衆人失利，架住了索超、金藤、斧，撥馬便走。索超、孫安、馬靈等，驅兵追趕掩殺，賊兵大敗。衆將追趕糜旌，剛剛轉過山嘴，被賊人暗藏一萬兵馬，在山背後叢林裏，——賊將耿文、薛贊，領兵搶出林來，與糜旌合兵一處，回身衝殺過來。糜旌當先，宋陣裏文仲容要幹功勳，挺鎗拍馬，來鬪糜旌。戰鬪到十合之上，被糜旌揮斧，將文仲容砍爲兩截。崔楚見砍了文仲容，十分惱怒，躍馬提刀，直搶糜旌。二將鬪過六七合，唐斌拍馬來助。糜旌看見有人來助戰，大喝一聲，只一斧，將崔楚斬於馬下，搶來接住唐斌，廝殺。這邊張清、瓊英見折了二將，夫婦兩個並馬雙出，張清拈取石子，望糜旌飛來。那糜旌眼明手快，將斧只一撥，一聲響亮，正打在斧上，火光爆散，將石子撥下地去了。瓊英見丈夫石子不中，忙取石子飛去。糜旌見第二個石子飛來，把頭一低，錯的一聲，正打在鋼盔上。宋陣裏徐寧、董平見二個石子都打不中，徐寧、董平雙馬並出，一齊併力殺來。糜旌見衆將都來，隔住唐斌的鎗，撥馬便走。唐斌緊緊追趕，卻被賊將耿文、薛贊雙出接住，被糜旌那廝跑脫去了。衆將只殺了耿文、薛贊，殺散賊兵，奪獲馬匹，金鼓，衣甲甚多。董平教軍士收拾文仲容、崔楚二人屍首埋葬。

唐斌見折了二人，放聲大哭，親與軍士殯殮二人。董平等九人已將兵馬屯紮在隆中山的南麓了。

次日，宋江等兩隊大兵都到，與董平等合兵一處。宋江見折了二將，十分悽慘，用禮祭奠畢，與吳用商議攻城之策。吳用、宋武上雲梯，看了城池形勢，下來對宋江道：「這座城堅固，攻打無益。且揚示攻打之意，再看機會。」宋江傳令，教一面收拾攻城器械，一面差精細軍卒，四面偵探消息。

不說宋江等計議攻城，卻說糜姓那厮，只領得二三百騎，逃到山南州城中。守城主將，卻是王慶的舅子段二。王慶聞宋朝遣宋江等兵馬來，加封段二爲平東大元帥，特教他到此鎮守城池。當下糜姓來參見了，訴說宋江等兵勇將猛，折了五將，全軍覆沒，特來懇告元帥，借兵報仇。原來糜姓等是王慶差出來的，因此說借兵。段二聽說大怒道：「你雖不屬我管，你的覆兵折將的罪，我卻殺得你！」喝叫軍士綁出，斬訖來報。只見帳下閃出一人來稟道：「元帥息怒，且留着這個人。」段二看時，卻是王慶撥來報前參軍左謀。段二道：「卻如何饒他？」左謀道：「某聞糜姓十分驍勇，連斬宋軍中二將。宋江等真個兵強將勇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敵。」段二道：「怎麼叫做智取？」左謀道：「宋江等糧草輻重，都屯積宛州，從那邊連來。開宛州兵馬單弱，元帥當密差的當人役，往均鞏兩州守城將佐處，約定時日，教他兩路出兵，

襲宛州之南，我這里再挑選精兵，就着糜將軍統領，教他幹功贖罪，馳往襲宛州之北。宋江等聞知，恐宛州有失，必退兵去救宛州。乘其退走，我這里再出精兵，兩路擊之。宋江可擒也。」段二本是個村鹵漢，那曉得甚麼兵機！今日聽了左謀這段話，便依了他，連忙差人往鞏二州約會去了。隨即整點軍馬二萬，令糜旆、關轟、翁飛三將統領，黑夜裏悄悄地出西門，掩旗息鼓，一齊投奔宛州去了。

卻說宋江正在營中，思算攻城之策，忽見水軍頭領李俊入寨來稟說：「水軍船隻，已都到城西北漢江，襄水兩處屯紮。小弟特來聽令。」宋江留李俊在帳中，略飲幾杯酒，有偵探軍卒來報，說城中如此如此，將兵馬去襲宛州了。宋江聽罷大驚，急與吳用商議。吳用道：「陳安撫及花將軍等，俱有膽略，宛州不必憂慮。只就這個機會，一定要破他這座城池。」便向宋江密語半晌。宋江大喜，即授密計與李俊及步軍頭領鮑旭等二十員，帶領步兵二千，至夜密隨李俊去了不題。

再說賊將糜旆等引兵已到宛州，伏路小軍報入宛州來。陳安撫教花榮、林冲領兵馬二萬，出城迎敵。二將領兵，方出得城，又有流星探馬報將來說：「糜旆等約會均州賊人，均州兵馬三萬，已到城北十里外了。」陳瓘再教呂方、郭盛領兵馬二萬，出北門迎敵去了。未及一個時辰，又有飛報說道：「鞏州賊人

季三思、倪潛等，統領兵馬三萬，殺奔到西門來。一衆人都相顧錯愕道：「城中只有宣贊、郝思文二將，兵馬雖有一萬，大半是老弱，如何守禦？」當有「聖手書生」蕭讓道：「安撫大人不必憂慮，蕭某有一計。」便疊着兩個指頭，向衆人道：「如此如此，賊衆可破。」陳瓏以下衆人，都點頭稱善。陳瓏傳令，教宣贊、郝思文挑選強壯軍士五千，伏於西門內，待賊退兵，方可出擊。二將領計去了。陳瓏再教那些老弱軍士，不必守城，都要將旌旗掩倒，只聽西門城樓上砲響，卻將旗幟一齊舉豎起來；只許在城內走動，不得出城。分撥已定，陳安撫教軍士扛擡酒饌，到西門城樓上擺設。陳瓏、侯蒙、羅叢，隨即上城樓，笑談劇飲，叫軍士大開了城門，等那賊兵到來。多樣時，那賊將季三思、倪潛，領着十餘員偏將，雄糾糾氣昂昂的殺奔到城下來。望見城門大開，三個官員，一個秀才，於城樓上花堆錦簇，大吹大擂的在那裏吃酒；四面城垣上，旗旛影兒，也不見一個。季三思驚訝，不敢上前。倪潛道：「城中必有準備，我每當速退兵，勿中他詭計。」季三思急救退軍時，只聽得城樓上一聲砲響，喊聲振天，鼓聲振地，旌旗無數的在城垣內來往。賊兵聽了主將說話，已是驚疑，今見城中如此，不戰自亂。城內宣贊、郝思文領兵殺出城來，賊兵大敗，棄下金鼓，旗旛，兵戈，馬匹，衣甲無數，斬首萬餘。季三思、倪潛都被亂軍所殺；其餘軍士，四散亂竄逃生。宣贊、郝思文得勝，收

兵回城，陳安撫等已到帥府去了。北路花榮，林冲已殺了關素，翁飛二將，殺散賊兵，單單只走了糜旌，收兵凱還，方欲進城，聽說又有兩路賊兵到來：西路兵已賴蕭讓妙計殺退了；南路呂方，郭盛，尚不知勝敗。花榮等得了這個消息，傳令教軍士疾馳到南路去。呂方，郭盛正與賊將麀戰，林冲，花榮驅兵助戰，殺得賊兵星落雲散，七斷八續，斬獲甚多。當日三路賊兵，死者三萬餘人，傷者無算；只見屍橫郊野，血滿田疇。林冲，花榮，呂方，郭盛都收兵入城，與宣贊，郝思文一同來到帥府獻捷。陳瑾，侯蒙，羅熾，俱各大喜，稱贊蕭讓之妙策，花榮等衆將之英雄。衆將喏喏連聲道不敢。陳安撫教大排筵席，宴賞將士，犒勞三軍，標寫蕭讓，林冲等功勞，緊守城池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段二，老糜旌等軍兵出城後，次夜，段二在城樓上眺望宋軍。此時正是八月中旬，望前天氣，那輪幾望的明月，照耀的如白晝一般。段二看見宋軍中旗旛亂動，徐徐的向北退去。段二對左謀道：「想是宋江知道宛州危急，因此退兵。」左謀道：「一定是了！可急點鐵騎出城掩擊。」段二教錢儼，錢儀二將，整點兵馬二萬，出城追擊宋兵，二將遵令去了。段二向西望時，只見城外裏水，一派月色水光，濕濕溶溶，相映上下；那宋軍的三五百隻糧船，也漸漸望北撐去。那段二平日搗掠慣了，今夜看見許多糧船，又

沒有甚麼水軍在上，每船只有六七個水手，在那里撐駕，便叫放開西城水門，令水軍總管諸能，統駕五百隻戰船，放出城來，搶劫糧船。宋軍船上望見，連忙將船泊攏岸來；那船上水手，都跳上岸去。那邊諸能撐駕戰船上前，只聽得宋軍船幫裏，一棒鑼聲響，放出百十隻小漁艇來，每船上二人划槳，三四人執着圍牌標槍，朴刀短兵，飛也似殺將來。諸能叫水軍把火砲火箭打射將來。那漁艇上人，抵敵不住，發聲喊，都跳下水裏去了。賊兵得勝，奪了糧船。諸能叫水手撐駕進城。剛放得一隻進城，城內傳出將令來，須逐隻搜看，方教撐進城來。諸能叫軍士先將那撐進來的，那隻船搜看。十數個軍士一齊上船來，揭那艙板，卻似一塊木板做成的，莫想揭動分毫。諸能大驚道：「必中了奸計！」忙教將斧鑿搥打開來看。那些城外的船，且莫撐進來。一說還未畢，只見城外後面三四隻糧船，無人撐駕，卻似順着潮水的，又似使透順風的，自蕩進來。諸能情知中計，急要上岸時，水底下鑽出十數個人來，都是口銜着一把蓼葉刀，正是李俊，二張，三阮，二童，這八個英雄。賊兵急待要用兵器來搗時，那李俊一聲胡哨，那四五隻糧船內暗藏的步軍頭領，從板下拔去梢子，推開艙板，大喊一聲，各執短兵搶出來。卻是鮑旭，項充，李俊，李逵，魯智深，武松，楊雄，石秀，解珍，解寶，張旺，丁得孫，鄒潤，鄒潤，王定六，白勝，段景住，時遷，石勇，凌振等二十個頭領，並千

餘步兵，一齊發作，奔搶上岸，砍殺賊人。賊兵不能開當，亂撞奔逃。諸能被重感殺死，燒裏城外，戰船上水軍，被李俊等殺死大半，河水通紅。李俊等奪了水門，當下鮑旭等那夥大蟲，護衛凌振施放轟天子母號砲，分頭去放火殺人。城中一時鼎沸起來，呼兄喚弟，覓子尋爺，號哭振天。段二聞變，急引兵來策應，正撞着武松、劉唐、楊雄、石秀、王定六這一夥。段二被王定六向腿上一朴刀搥翻，活捉住了。魯智深、李逵等十餘個頭領，搶至北門，殺散守門將士，開城門，放吊橋。那時宋江兵馬，聽得城中李天子母砲響，勒轉兵馬殺來，正撞着錢儂、錢儀兵馬，混殺一場。錢儂被卞祥殺死；錢儀被馬靈打斃，被人馬踏爲肉泥；三萬鐵騎，殺死大半。孫安、卞祥、馬靈等領兵在前，長驅直入，進了北門。衆將殺散賊兵，奪了城池，請宋先鋒大兵入城。

此時已是五更時分，宋江傳令，先教軍士救滅火燄，不許殺害百姓。天明出榜安民，衆將都將首級前來獻功。王定六將段二綁縛解來，宋江差軍士押解到陳安撫處發落。左謀被亂兵所殺，其餘偏牙將士，殺死的甚多，降伏軍士萬餘。宋江令殺牛宰馬，賞勞三軍將士，標寫李俊等諸將功次，差馬靈往陳安撫處報捷，並探問賊兵消息。馬靈遵令去了兩三個時辰，便來回覆道：「陳安撫聞報，十分歡喜，隨自爲

表，差人費奏朝廷去了。」馬靈又說□□□□一事，宋江驚道：「倘被賊人識破，奈何？」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本處倉廩中米粟，賑濟被兵火的百姓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已畢，宋江正與吳用計議攻打荆南郡之策，忽接陳安撫處奉樞密院劄文，轉行文來說西京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東京屬縣，着宋江等先蕩平西京，然後攻勦王慶巢穴。陳安撫另有私書說樞密院可笑處。

宋江，吳用備悉來意，隨即計議分兵：一面攻打荆南，一面去打西京。當有副先鋒盧俊義及河北降將，俱願領兵到西京，攻取城池。宋江大喜，撥將佐二十四員，軍馬五萬，與盧俊義統領前去。那二十四員將佐：

副先鋒盧俊義

副軍師朱武

楊志

魏定國

解寶

徐寧

陳達

鄒潤

索超

楊春

鄒潤

孫立

燕青

薛永

軍廷珪

解珍

李忠

穆春

施恩

河北降將

喬道清

馬靈

孫安

卞祥

山士奇

唐斌

盧俊義即日辭別了宋先鋒，統領將佐軍馬，望西京進征去了。宋江令史進、穆弘、歐鵬、鄧飛，統領兵馬二萬，鎮守山南城池。宋江對史進等說道：「倘有賊兵至，只宜堅守城池。」宋江統領衆多將佐，兵馬八萬，望荆南殺奔前來。但見那鎗刀流水急，人馬撮風行。正是：旌旗紅展一天霞，刀劍白鋪千里雪。畢竟荆南又是如何攻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回

宋江大勝紀山軍

朱武打破「六花陣」

話說宋江統領將佐軍馬，殺奔荆南來，每日兵行六十里下寨，大軍所過地方，百姓秋毫無犯。戎馬

已到紀山地方屯紮。那紀山在荆南之北，乃荆南重鎮，上有賊將李懷，管領兵馬三萬，在山上鎮守。那李懷是李助之姪，王慶封他做宣撫使，他聞知宋江等打破山南軍，段二被擒，差人星夜到南豐，飛報王慶。李助知會說：『宋兵勢大，已被他破了兩個大郡。目今來打荆南，又分調盧俊義兵將，往取西京。』李助聞報大驚，隨即進宮，來報王慶。內侍傳奏入內裏去，傳出旨意來說道：『教軍師俟候着，大王卽刻出殿了。』李助等候了兩個時辰，內裏不見動靜。李助密問一個相好的近侍，說道：『大王與段娘娘正在厮打的熱鬧哩！』李助問道：『爲何大王與娘娘厮鬧？』近侍附李助的耳說道：『大王因段娘娘嘴臉那個，大王久不到段娘娘宮中了，段娘娘因此著惱。』李助又等了一回，有內侍出來說道：『大王有旨，問軍師還在此麼？』李助道：『在此候候！』內侍傳奏進去，少頃，只見若干內侍宮娥，簇擁着那王慶出到前殿升坐。李助俯伏拜舞畢，奏道：『小臣姪兒李懷申報來說，宋江等將勇兵強，打破了宛州，山南兩座城池。目今宋江分撥兵馬，一路取西京，一路打荆南。伏乞大王發兵去救援。』王慶聽罷大怒道：『宋江這夥，是水汪草寇，如何恁般猖獗？』隨即降旨，令都督杜學管領將佐十二員，兵馬二萬，到西京救援；又令統軍大將謝宇，統領將佐十二員，兵馬二萬，救援荆南。二將領了兵符令旨，挑選兵馬，整頓器械。那

偽樞密院分撥將佐，偽轉運使龔正運糧草，接濟二將，辭了王慶，各統領兵將，分路來援二處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宋江等兵馬，到紀山北十里外紮寨屯兵，準備衝擊。軍人偵探賊人消息的實回報。宋江與吳用計議了，對衆將說道：「俺聞李懷手下，都是勇猛的將士。紀山乃荆南之重鎮，我這里將士兵馬，雖倍於賊，賊人據險，我處山之陰下，爲敵所囚。那李懷狡猾詭譎，衆兄弟廝殺，須看個頭勢，不得尋常看視。」於是下令：「將軍入營，卽閉門清道，有敢行者誅，有敢高言者誅。軍無二令，二令者誅。留令者誅。」傳令方畢，軍中肅然。宋江教戴宗傳令水軍頭領李俊等，將糧食船隻，須謹慎隄防，陸續運到軍前接濟。差人打戰書去，與李懷約定次日決戰。宋先鋒傳令教秦明，董平，呼延灼，徐寧，張清，瓊英，金鼎，黃鉞，領兵馬二萬，前去廝殺；教焦挺，郁保四，段景住，石勇，率領步兵二千，斬伐林木，極廣吾道，以便戰所。分撥已定，宋江與其餘衆將，俱各守寨。

次日五更造飯，軍士飽餐，馬食芻料，平明合戰。李懷統領偏將馬勇，馬勁，袁朗，滕毅，滕斌，兵馬二萬，衝殺下來。這五個人，乃賊中最驍勇者，王慶封他做虎威將軍。當下賊兵與秦明等兩軍相對。賊兵排列在北麓平陽處，山上又有許多兵馬接應。當下兩陣裏旗號招展，兩邊列成陣勢，各用強弓硬弩，射住陣

脚，鼙鼓喧天，彩旗迷目。賊陣裏門旗開處，賊將袁朗驃馬當先，頭頂熟銅盔，身穿團花繡羅袍，烏油對嵌鎧甲。騎一匹捲毛烏錐，赤臉黃鬚，九尺長短身材。手搭兩個水磨煉鋼搥，左手的重十五斤，右手的重十六斤。高叫道：「水洼草寇，那個敢上前來納命！」宋陣中河北降將金鼎、黃鉞，要幹頭功，兩騎馬一齊搶出陣來，喝罵道：「反國逆賊，何足爲道！」金鼎舞着一把潑風大刀，黃鉞撚渾鐵點鋼鎗，驃馬直搶袁朗。那袁朗使着兩個鋼搥來迎，三騎馬丁字兒擺開廝殺。三將鬪過三十合，袁朗將搥一隔，撥轉馬便走。金鼎、黃鉞馳馬趕去，袁朗霍地回馬，金鼎的馬稍前，金鼎正輪刀砍來，袁朗左手將搥望上一迎，鏗的一聲，那把刀口砍缺。金鼎收刀不迭，早被袁朗右手一鋼搥，把金鼎連盔透頂，打的粉碎，撞下馬來。黃鉞馬到，那根鎗早刺到袁朗前心。袁朗眼明手快，將身一閃，黃鉞那根鎗刺空，從右軟脅下過去。袁朗將左臂抱了那把搥，右手順勢將鎗桿挾住，望後一扯，黃鉞直跌入懷來。袁朗將右手攔腰抱住，捉過馬來，擲於地上。衆兵發聲喊，急搶出來，捉入陣去了。那匹馬直跑回本陣來。宋陣裏「霹靂火」秦明，見折了二將，心中大怒，躍馬上前，舞起狼牙棍，直取袁朗。袁朗舞搥來迎，兩個戰到五十餘合，宋陣中女將瓊英，驟放銀驃馬，挺着方天畫戟，頭戴紫金點翠鳳冠，身穿紅羅挑繡戰袍，袍上罩着白銀嵌金細甲，出陣來助秦明。

賊將滕敷，看見是女子，拍馬出陣，大笑道：「宋江等真是草寇，怎麼用那婦人上陣？」滕敷舞着一把三尖兩刃刀，接住瓊英廝殺。兩個鬪到十合之上，瓊英將戟分開滕敷的那口刀，撥馬望本陣便走。滕敷大喝一聲，驃馬趕來。瓊英向鞍轡邊絛囊中，暗取石子，紐轉柳腰，覷定滕敷，只一石子飛來，正中面門，皮傷肉綻，鮮血迸流，翻身落馬。瓊英霍地回馬趕上，復一畫戟，把滕敷結果。滕敷看見女將殺了他的哥哥，心中大怒，拍馬搶出陣來，舞一條虎眼竹節鋼鞭，來打瓊英。這里「雙鞭將」呼延灼縱馬舞鞭，接住廝殺。衆將看他兩個本事，都是半斤八兩的，打扮也差不多。呼延灼是沖天角鐵幟頭，銷金黃羅襪額，七星打釘皂羅袍，烏油對嵌鎧甲，騎一匹踢雪烏錐；滕敷是交角鐵幟頭，大紅羅襪額，百花點翠皂羅袍，烏油餞金甲，騎一匹黃驃馬。呼延灼只多得一條水磨八稜鋼鞭。兩個在陣前，左盤右旋，一來一往，鬪過五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那邊秦明、袁朗兩個，已鬪到一百五十餘合。賊陣中主帥李懷，在高阜處看見女將飛石利害，折了滕敷，即令鳴金收兵。秦明、呼延灼見賊將驍勇，也不去追趕。袁朗、秦明兩家各自回陣，賊兵上山去了。

秦明等收兵回到大寨，說賊將驍勇，折了金鼎、黃鉞，若不是張將軍夫人，卻不是挫了我軍銳氣。宋

江十分煩惱，與吳學究計議道：「似此怎麼打得荆南？」吳用疊着兩個指頭，畫出一條計策，說道：「只除如此如此。」宋江依允，當下喚魯智深、武松、焦挺、李逢、樊瑞、鮑旭、項充、李袞、鄧天壽、宋萬、杜遷、龔旺、丁得孫、石勇十四個頭領，同了凌振，帶領勇捷步兵五千，乘今夜月黑時分，各披軟戰，用短兵，圍牌、標槍、飛刀，抄小路到山後行事。衆將遵令去了。次早，李懷差軍下戰書，宋江與吳用商議。吳用道：「賊人必有狡計。魯智深等已是深入重地，可速準備交戰。」宋江批即日交戰，軍人持書上山去了。宋江仍命秦明、董平、呼延灼、徐寧、張清、瓊英爲前部，統領兵馬二萬，弓弩爲表，柝戟爲裏，戰車在前，騎兵爲輔，前去衝擊。教黃信、孫立、王英、扈三娘，整頓兵馬一萬，在營俟候；李應、柴進、韓滔、彭玘，整頓兵馬一萬，也在營中俟候。一聽吾前軍號砲，你等從東西兩路，抄到軍前。一再教關勝、朱仝、雷橫、孫新、顧大嫂、張清、孫二娘，統領馬步軍兵二萬，屯紮大寨之後，防備賊人救兵到來。分撥已定，宋江同吳用、公孫勝親自督戰，其餘將佐守寨。是日辰牌時分，吳用上雲梯觀看，山形險峻，急教傳令軍馬，再退後二里列陣，好教兩路奇兵做手脚。

這里列陣纔完，紀山賊將李懷，統領袁朗、滕戡、馬弼、馬勁四個虎將，二萬五千兵馬，滕戡教軍士用竹竿挑着黃銀首級，押着衝陣的五千鐵騎，軍士都頂深盔，披鐵鎧，只露着一雙眼睛；馬匹都帶重甲，冒

面具，只遮得四蹄懸地。這是李懷昨日見女將飛石，打傷了一將，今日如此結束。雖有矢石，那里甲護住了。那五千軍馬，兩個弓手，夾輔一個長鎗手，衝突下來。後面軍士，分兩路夾攻攔來。宋兵抵當不住，望後急退。宋江忙教把號砲施放。早被他射傷了推車的數百軍士，幸有戰車當住，因此鐵騎不能上前。車後雖有騎兵，不能上前用武。正在危急，只聽得山後連珠砲響，被魯智深等這夥將士，爬山越嶺，殺上山來。山寨裏賊兵，只有五千老弱，一個偏將，被魯智深等殺個罄盡，奪了山寨。李懷等見山後變起，急退兵時，又被黃信等四將，李應等四將，兩路抄殺到來。宋江又教銃砲手打擊鐵騎，賊兵大潰。魯智深、李逵等十個頭領，引着步兵，於山上衝擊下來，殺得賊兵兩零星散，亂竄逃生。可惜袁朗好個猛將，被火砲打死。李讓在後，被魯智深打死。馬勁、滕戡被亂兵所殺，只走了馬勇一個。奪獲盔甲、金鼓、馬匹無算。三萬軍兵，殺死大半。山上山下，屍骸遍滿。宋江收兵，計點兵士，也折了千餘。因日暮，仍紮寨紀山北。

次日，宋江率領兵將上山，收拾金銀糧食，放火燒了營寨，大賞三軍將士，標寫魯智深等十五人并瓊英功次，督兵前進。過了紀山，大兵屯紮荆南十五里外，與軍師吳用計議，調撥將士，攻打城池，不在話下。

話分兩頭。回文再說盧俊義這支兵馬，望西京進發，逢山開路，遇水填橋。所過地方，寶豐等處賊將武順等，香花燈燭，獻納城池，歸順天朝。盧俊義慰撫勸勞，就令武順鎮守城池，因此賊將皆感泣，傾心露膽，棄邪歸正。自此盧俊義等無南顧之憂，兵馬長驅直入。不則一日，來到西京城南三十里外，地名伊闕山，屯紮。探聽得城中主帥是偽宣撫使張端與統軍奚勝，及數員猛將，在那里鎮守。那奚統軍曾習陣法，深知玄妙。盧俊義即與朱武計議，當用何策取城。朱武道：「聞奚勝那廝，頗知兵法，一定要來鬪敵。我先佈下陣勢，待賊兵來，慢慢地挑戰。」盧俊義道：「軍師高論極明。」隨即遣調軍馬，向山南平坦處，排下「循環八卦陣勢。」

等候間，只見賊兵分作三隊而來，中一隊是紅旗，左一隊是青旗，右一隊是紅旗。三軍齊到，奚勝見宋軍排成陣勢，便令青紅旗二軍，分在左右，紮下營寨。上雲梯看了宋兵是「循環八卦陣」，奚勝道：「這個陣勢，誰不省得待俺排個陣勢驚他。」令衆軍擂三通畫鼓，豎起將臺，就臺上用兩把號旗招展，左右列成陣勢已了，下將臺來，上馬令首將哨開陣勢，到陣前與盧俊義對話。那奚統軍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金盔日耀噴霞光，銀鎧霜鋪吞月影。絳征袍錦繡攢成，黃鞵帶珍珠釘就。抹綠靴斜踏寶鏡，描金

粘隨定絲鞭。陣前馬跨一條龍，手內劍橫三尺水。

奚勝勒馬直到陣前，高聲叫道：「你擺『循環八卦陣』，待要瞞誰？你卻識得俺的陣麼？」盧俊義聽得奚勝要圖陣法，同朱武上雲梯觀望。賊兵陣勢，結三人爲小隊，合三小隊爲一中隊，合五中隊爲一大隊，外方面內圓，大陣包小陣，相附聯絡。朱武對盧俊義道：「此是李藥師『六花陣法』。『藥師本武侯八陣，裁而爲六花陣。賊將欺我這里不識他這個陣；不知就我這個八卦陣，變爲八八六十四，卽是武侯八陣圖法，便可破他六花陣了。」盧俊義出到陣前，喝道：「量你這個『六花陣』，何足爲奇！」奚勝道：「你敢來打麼？」盧俊義大笑道：「量此等小陣，有何難哉！」盧俊義入陣，朱武在將臺上，將號旗左招右展，變成八陣圖法。朱武教盧俊義傳令楊志、孫安、卞祥，領披甲馬軍一千去打陣。今日關金將我陣王兩離位上軍，一齊衝殺過去。楊志等遵令，擂鼓三通，衆將上前，蕩開賊將西方門旗，殺將入去。這里盧俊義率馬靈等將佐軍兵，掩殺過去，賊兵大敗。

且說楊志等殺入軍中，正撞着奚勝，領着數員猛將，保護望北逃奔。孫安、卞祥要幹功績，領兵追趕上去，卻不知深入重地。只聽得山坡後一棒鑼聲響，趕出一彪軍來。楊志、孫安等急退不迭。正是衝陣馬

亡青嶂下，戲波船陷綠蒲中。畢竟這支是那里兵馬，孫安等如何迎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回

喬道清與壽取城 一「小旋風」藏砲擊賊

話說楊志、孫安、卞祥正追趕奚勝，到伊闕山側，不隄防山坡後有賊將埋伏，領一萬騎兵突出，與楊志等大殺一陣。奚勝得脫，領敗殘兵進城去了。孫安奮勇斷併，殺死賊將二人，卻是衆寡不敵。這千餘甲馬騎兵，都被賊兵驅入深谷中去。那谷四面都是峭壁，卻無出路，被賊兵搬運木石，塞斷谷口。賊人進城，報知龔端。龔端差二千兵把住谷口，楊志、孫安等，便是插翅也飛不出來。

不說楊志等被困，且說盧俊義等得破奚勝六花陣，大半虧馬靈用金磚術，打翻若干賊兵，更兼衆將勇猛，得獲全勝，殺了賊中猛將三員，乘勢驅兵，奪了龍門關，斬級萬餘，奪獲馬匹、盔甲，金鼓無算。賊兵退入城中去了。盧俊義計點軍馬，只不見了衝頭陣的楊志、孫安、卞祥一千軍馬。當下盧俊義教解珍、解寶、鄒潤、鄒潤，各領一千人馬，分四路去尋。至日暮，卻無影響。

次日，盧俊義按兵不動，再令解珍等去尋訪。解寶領一支軍，攀藤附葛，爬山越嶺，到伊闕山東最高的一個山嶺上。望見山嶺之西，下面深谷中，隱隱的有一簇人馬，被樹林叢密遮蔽了，不能够看得詳細。又且高下懸隔，聲喚不聞。解寶領軍卒下山，尋個居民訪問，那里有一個人家，都因兵亂遷避去了。次後到一個最深僻的山凹平曠處，方纔有幾家窮苦的村農，見了若干軍馬，都慌做一團。解寶道：「我每是朝廷兵馬，來此勦捕賊寇的。」那些人聽說是官兵，更是慌張。解寶用好言撫慰說道：「我每軍將是宋先鋒部下。」那些人道：「可是那殺綦子，擒田虎，不騷擾地方的宋先鋒麼？」解寶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些村農跪拜道：「可知道將軍等不來抓雞縛狗！前年也有官兵到此勦捕賊人，那些軍士與強盜一般擄掠。因此，我等避到這個所在來。今日得將軍到此，使我每再見天日。」解寶把那楊志等一千人馬，不知下落，并那嶺西深谷去處，問訪衆人。那些人都道：「這個谷叫繆谷，只有一條進去的路。」農人遂引解寶等來到谷口。恰好鄒淵，鄒潤兩支軍馬，也尋到來。合兵一處，殺散賊兵，一同上前，搬開木石，解寶，鄒淵領兵馬進谷。此時已是深秋天氣，果然好個深巖幽谷，但見：

玉露凋傷楓樹林，
深巖邃谷氣蕭森。

嶺巔雲霧連天湧，
壁峭松筠接地陰。

楊志，孫安，卞祥與一千軍士，馬罷人困，都在樹林下，坐以待斃。見了解寶等人馬，衆人都喜躍歡呼。解寶將帶來的乾糧，分散楊志等衆人，先且充飢。食罷，衆人一齊出谷。解寶叫村農隨到大寨，來見盧先鋒。盧俊義大喜，取銀兩米穀，賑濟窮民；村農磕頭感激，千恩萬謝去了。隨後解珍這支軍馬，也回寨了。是日天晚歇息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盧俊義正與朱武調遣兵馬，攻取城池，忽有流星探馬報將來說：王慶差僞都督杜壘，領十二員將佐，兵馬二萬，前來救援，兵馬已到三十里外了。盧俊義聞報，教朱武、楊志、孫立、單廷珪、魏定國，同喬道清、馬靈，管領兵馬二萬，列陣於大寨前，以當城中賊兵突出；教解珍、解寶、薛春、薛永，管領軍馬五千，看守山寨。盧俊義親自統領其餘將佐，軍馬三萬五千，迎敵杜壘。當有「浪子」燕青道：「主人今日不宜親自臨陣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卻是爲何？」燕青道：「小人昨夜，有不祥的夢兆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夢寐之事，何足憑信。既以身許國，也顧不得利害。」燕青道：「若是主人決意要行，乞撥五百步兵，與小人自去行事。」盧俊義笑道：「小乙，你待要怎麼？」燕青道：「主人勿管，只撥與小人便了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便撥與

你，看你做出甚事來！一隨即撥五百步兵與燕青。燕青領了自去。盧俊義冷笑不止。統領衆將兵馬，離了大寨，蘇平泉橋經過。那平泉中多奇異的石子，乃唐朝李德裕舊莊，只見燕青引着衆人，在那里砍伐樹木。盧俊義心下雖是好笑，忙忙地要去廝殺，無暇去問他。兵馬過了龍門關西十里外，向西列陣等候。至一個時辰，賊兵方到。兩陣相對，擂鼓呐喊。西陣裏偏將衛鶴，舞大桿刀，拍馬當先。宋陣中山士奇躍馬挺鎗，更不打話，接住廝殺。兩騎馬在陣前鬪過三十合，山士奇挺鎗刺中衛鶴的戰馬後腿，那馬後蹄躡將下去，把衛鶴閃下馬來。山士奇又一鎗戮死。西陣中鄧泰大怒，舞兩條鐵簡，拍馬直搶山士奇。二將鬪到十合之上，卞祥見山士奇鬪不過鄧泰，撚鎗拍馬助戰。被鄧泰大喝一聲，只一簡，把山士奇打下馬來，再加一簡，結果了性命，拍馬舞劍來迎。怎奈卞祥更是勇猛。鄧泰馬頭纔到大喝一聲，一鎗刺中鄧泰心窩，死於馬下。兩軍大喊。西陣主帥杜壘，見連折了二將，心如火熾，氣若煙生，挺一條丈八蛇矛，驟馬親自出陣。宋陣主帥盧俊義也親自出陣，與杜壘鬪過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杜壘那條蛇矛，神出鬼沒。孫安見盧俊義不能取勝，揮劍拍馬助戰。賊將卓茂，舞條狼牙棍，縱馬來迎。與孫安鬪不上四五合，孫安奮神威，將卓茂一劍，斬於馬下。撥轉馬，驟上前，揮劍來砍杜壘。杜壘見他殺了卓茂，措手不及，被孫安手起劍落，砍斷

右臂，翻身落馬；盧俊義再一鎗，結果了性命。盧俊義等驅兵捲殺過去，賊兵大敗。

忽地西南上刮斜小路裏，衝出一隊騎兵，當先馬上一將，狀貌詭黑醜惡，一頭蓬鬆短髮，頂個鐵道冠，穿領終征袍，坐匹赤炭馬，仗劍指揮衆軍，彎環踢跳，飛奔前來。盧俊義等看是賊兵號衣，驅兵一擁上前衝殺。那將不來與你廝殺，口中喃喃吶吶地念了兩句，望正南離位上砍了一劍，轉眼間，賊將口中噴出火來。須臾，平空地上，騰騰火熾，烈烈烟生，望宋軍燒將來。盧俊義走避不迭，宋軍大敗，棄下金鼓，馬匹亂竄奔逃。走不迭的，都燒得焦頭爛額。軍士死者，五千餘人。衆將保護着盧俊義，奔走到平泉橋。軍士爭先上橋，登時把橋擠踏得傾圮下來。幸得燕青砍伐樹木，於橋兩傍，剛搭得完浮橋，軍士得渡，全活者二萬人。盧俊義與卞祥兩騎馬落後，行至橋邊，被賊將趕上，一口火望卞祥噴來，卞祥滿身是火，燒損墜馬，被賊兵所殺。盧俊義幸得浮橋接濟，馳竄去了。

賊將領兵追殺到來，卻得前軍報知喬道清。喬道清單騎仗劍，迎着賊將。那賊將見喬道清迎上來，再把劍望南砍去，那火比前番更是熾焰。喬道清捏訣念咒，把劍望坎方一指，使出『三昧神水』的法。霎時間，有千百道黑氣，飛迎前來，卻變成瀑布飛泉，又如億兆斛的瓊珠玉屑，望賊將潑去，滅了妖火。那

賊將見破了妖術，撥馬逃奔，戰馬踏着一塊水石，馬蹄後失，把那賊將閃下馬來。喬道清飛馬趕上，揮劍砍爲兩段。那五千騎兵，掀翻跌傷者，五百餘人。喬道清仗劍大喝道：「如肯歸降，都留下驢頭！」賊人見喬道清如此法力，都下馬投戈，拜伏乞命。喬道清再用好言撫慰，梟了賊將首級，率領降賊，來見盧俊義。先鋒獻捷，盧俊義感謝不已，并稱贊燕青功勞。衆將問降賊方曉得那妖人姓寇名威，慣用妖火燒人。人因他貌相醜惡，叫他做「毒焰鬼王」。昔年助王慶造反的，不知往那里去了二年，近日又到南豐說：「宋兵勢大，待俺去勸他。」因此，王慶差他星馳到此。張端笑勝望見救兵輸了，不敢出來廝殺，只添兵堅守城池。

當下喬道清說：「這里城池深固，急切不能得破。今夜待貧道略施小術，助先鋒成功，以報二位先鋒厚恩。」盧俊義道：「願聞神術。」喬道清附耳低言說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盧俊義大喜，隨卽調遣將士各去行事，準備攻城；一面教軍士以禮殯葬山士奇，卜祥，盧俊義親自設祭。

是夜二更時分，喬道清出來仗劍作法。須臾霧起，把西京一座城池，週迴都遮漫了；守城軍士咫尺不辨，你我不能相顧。宋兵乘黑暗裏，從飛奔轉關機輜上，繫綠上女牆，只聽得一聲砲響，重霧忽然光斂。

城上四面，都是宋兵，各向身邊取出火種，燃點火炬，上下照耀，如同白晝一般。守城軍士，先是驚得麻木了，都動彈不得，被宋兵掣出兵器砍殺，賊兵墜城死者無算。鬻端、奚勝見變起倉卒，急引兵來救應，已被宋軍奪了四門。盧俊義大驅兵馬進城，鬻端、奚勝都被亂兵殺死，其餘偏牙將佐頭目俱降，軍士降服者三萬人，百姓秋毫無犯。

天明，盧俊義出榜安民，標錄喬道清大功，重賞三軍將士，差馬靈到宋先鋒處報捷。馬靈遵令去了，至晚便來回話說：「宋先鋒等攻打荆南，連日與賊人交戰，大敗南豐救兵，主帥謝寧被擒。宋先鋒因戎事焦勞，染病在營中，數日軍務，都是吳軍師統握。」盧俊義聞報，鬱鬱不樂，連忙料理軍務，將西京城池，交與喬道清，馬靈統兵鎮守。盧俊義次日，辭別喬道清、馬靈，統領朱武等二十員將佐，離了西京，急急忙望荆南進發。不則一日，兵馬已到荆南城北大寨中，盧俊義等入寨問候。宋江虧「神醫」安道全療治，病勢已減了六七分，盧俊義等甚是喜慰。正在敘闊各道軍務，忽有逃回軍士報說：「唐斌正護送蕭讓等，離大寨行至三十里，忽被荆南賊將糜賍、馬勇，領一萬精兵，從斜僻小路抄出，乘先鋒臥病，要來劫大寨之後，正遇着我每人馬。唐斌力敵二將，怎奈衆寡不敵，更兼糜賍十分勇猛，唐斌被糜賍殺死，蕭讓、

裴宣、金大堅都被活捉去。他每正要來劫寨，探聽得盧先鋒等大兵到來，賊人只擄了蕭讓等遁去。宋江聽罷，不覺失聲哭道：「蕭讓等性命休矣！」病勢仍舊沉重。盧俊義等衆將，都來勸解。盧俊義問道：「蕭讓等到何處去？」宋江嗚咽答道：「蕭讓知我有病，特辭了陳安撫來看視我，并奉陳安撫命，即取金大堅、裴宣到宛州，要他每寫勸碑石，及查勘文卷。我今日特差唐斌，領一千人馬護送他三個去。不料被賊人捉擄，三人必被殺害！」宋江遂教盧俊義幫助吳用，攻打城池，拿住糜旌、馬勇報仇。盧俊義等遵令，來到城北軍前。衆人與吳學究敘禮畢，盧俊義連忙說蕭讓等被擄之事。吳用大驚道：「苦也！斷送了這三個人！」傳令教衆將圍城，併力攻打城池。衆將遵令，四面攻城。吳用又令軍漢上雲梯，望城中高叫道：「速將蕭讓、金大堅、裴宣送出來！若稍遲延，打破城池，不論軍民，盡行屠戮！」

卻說城中守將梁永，僞授留守之職，同正偏將佐，在城鎮守。那糜旌、馬勇都戰敗，逃遁到此。當日捉了蕭讓等三人，囚宋兵尙未圍城。糜旌叫開城門進城，將蕭讓等解到貴府獻功。梁永頗聞得「聖手書生」的名目，教軍士解放綁縛，要他降服。蕭讓、裴宣、金大堅三人睜眼大罵道：「無知逆賊，汝等看我每是何等樣人？逆賊快把我三人一刀兩段罷了！這六個膝蓋骨，休想有半個兒着地！即日宋先鋒打破城池」

池，拿你每這夥鼠輩，碎屍萬段！梁永大怒，叫軍漢：「打那三個奴狗跪着！」軍漢拿起桿棒便打，只打得跌仆，那里有一個肯跪。三人罵不絕口。梁永道：「你每要一刀兩段，俺偏要慢慢地擺佈你。」喝叫軍士：「將這三個奴狗，立枷在轅門外；只顧打他兩腿，打折了驢腿，自然跪將下來。」軍漢得令，便來套枷，緝扒擺佈。

帥府前軍士居民，都來看宋軍中人物，內中早惱怒了一個真正有男子氣的鬚眉丈夫。那男子姓蕭，號名嘉穗，寓居帥府南街紙張鋪間壁。他高祖蕭儂，字僧透，南北朝時人，爲荆南刺史。江水敗隄，蕭儂親率將吏，冒雨修築。雨甚水壯，將吏請少避之。蕭儂道：「王尊欲以身塞河，我獨何心哉？」言畢，而水退隄立。是歲，嘉禾生，一莖六穗，蕭嘉穗取名在此。那蕭嘉穗偶遊荆南，荆南人思慕其上祖仁德，把蕭嘉穗十分敬重。那蕭嘉穗襟懷豪爽，志氣高遠，度量寬宏，膂力過人，武藝精熟，乃是十分有膽氣的人。凡遇有肝膽者，不論貴賤，都交結他。適遇王慶作亂，侵奪城池，蕭嘉穗獻計禦賊，當事的不肯用他計策，以致城陷。賊人下令，凡百姓只許入城，並不許一個出去。蕭嘉穗在城中，日夜留心圖賊，卻是單絲不成線。今日見賊人將蕭讓等三個緝扒，又聽得宋兵爲蕭讓等攻城緊急，軍民都有驚恐之狀。蕭嘉穗想了一回。

道：「機會在此。只此一著，可以保全城中幾許生靈。」忙歸寓所。此時已是申牌時分，連忙叫小廝磨了一碗墨汁，向間壁紙鋪裏買了數張皮料厚棉紙，在燈下濡墨揮毫，大書特書的寫道：

城中都是宋朝良民，必不肯甘心助賊。宋先鋒是朝廷良將，殺驢子，擒田虎，到處莫敢擾其鋒。手下將佐一百單八人，情同股肱。轅門前緝扒的三人，義不屈膝。宋先鋒等英雄忠義可知。今日賊人若害了這三人，城中兵微將寡，早晚打破城池，玉石俱焚。城中軍民，要保全性命的，都跟我去殺賊！

蕭嘉穗將那數張紙都寫完了，悄悄地探聽消息，只聽得百姓每都在家裏哭泣。蕭嘉穗道：「民心如此，我計成矣！」扶到味爽時分，盪出寓所，將寫下的數張字紙，拋向帥府前左右街市鬧處。

少頃，天明，軍士居民，這邊方拾一張來看，那邊又有人拾了一張。登時聚着數簇軍民觀看。早有巡風軍卒，拾一張去，飛報與梁永知道。梁永大驚，急差宣令官出府傳令，教軍士謹守轅門及各營，着一面嚴行緝捕奸細。那蕭嘉穗身邊藏一把寶刀，挨入人叢中，也來觀看，將紙上言語，高聲朗誦了兩遍。軍民都錯愕相顧。那宣令官奉着主將的令，騎着馬，五六個軍漢，跟隨到各營傳令。蕭嘉穗搶上前，大吼一聲，

一刀砍斷馬足，宣令官擗下馬去，一刀剝下頭來。蕭嘉穗左手抓了人頭，右手提刀，大呼道：「要保全性命的，都跟蕭嘉穗去殺賊！」帥府前軍士，平素認得蕭嘉穗，又曉得他是鐵漢，霎時有五六百人，擁着他結做一塊。蕭嘉穗見軍士聚攏來，復連聲大呼道：「百姓有膽量的，都來相助！」聲音響振數百步。那時四面響應，百姓都搶棍棒，拔杉刺，折桌腳，撚指間，已有五六千人。迭聲吶喊，蕭嘉穗當先，領衆搶入帥府。那梁永平日暴虐軍民，鞭撻士卒，護衛軍將，都恨入骨髓。一聞變起，都來相助，趕入去，把梁永等一家老小都殺了。蕭嘉穗領衆軍民人等，擁出帥府，此時已有二萬餘人。把蕭讓、裴宣、金大堅放了，緝扒，都打開了枷。蕭嘉穗選三個有膂力的人，背着蕭讓等三人。蕭嘉穗當先，抓了梁永首級，趕到北門，殺死守門將馬勢，趕散把門軍士，開城門，放吊橋。

那時吳用正到北門，親督將士攻城，聽的城中吶喊。又是開城門，只道賊人出來衝擊，忙教軍馬退下三四箭之地，列陣迎敵。只見蕭嘉穗抓着人頭，背後三個軍漢，背負蕭讓等，過了吊橋，忙奔前來。吳用正在驚訝，蕭讓等高叫道：「吳軍師，實虧這個壯士，激聚衆民，殺了賊將，救我等出來。」吳用聽了，又驚又喜。蕭嘉穗對吳用道：「事在倉卒，不及敘禮。請軍師快領兵入城。」那吊橋邊已有若干軍民，都齊聲

叫道：「請宋先鋒入城。」吳用見諸色人等，都有在裏面，遂傳令教將士統軍馬入城，如有妄殺一人者，同伍皆斬。北城上守城軍士，看見事勢如此，都投戈下城；其東西南三面守城軍士，聞了這個消息，都捆了守城賊將，大開城門，香花燈燭，迎接宋兵入城。只有糜旌那廝勇猛，人近他不得，出西門，殺出重圍走了。

吳用差人飛報宋江。宋江聞報，把那憂國家，哭兄弟的病證，退了九分九釐，欣喜雀躍，同衆將披寨都起。大軍來到荆南城中，宋江陞坐帥府，安撫軍民，慰勞將士。宋江請蕭嘉穗到帥府，問了姓名，扶他上坐。宋江納頭便拜道：「壯士豪舉，誅鋤叛逆，保全生靈，兵不血刃，克復城池，又救了宋某的三個兄弟，宋江合當下拜。」蕭嘉穗答拜不迭道：「此非蕭某之能，皆衆軍民之力也。」宋江聽了這句，愈加欽敬。宋江以下將佐，都敘禮舉。城中軍士，將賊將解來。宋江問願降者，盡行免罪。因此滿城歡聲雷動，降服數萬人。恰好水軍頭領李俊等，統領水軍船隻，到了漢江，都來參見。宋江教置酒款待蕭壯士。宋江親自執杯勸酒，說道：「足下鴻才茂德，宋某回朝，面奏天子，一定優擢。」蕭嘉穗道：「這個倒不必，蕭某今日之舉，非爲功名富貴。蕭某少負不羈之行，長無鄉曲之譽，是孤陋寡聞的一個人。方今譁人高張，賢士無名，雖

材懷隨和，行若由夷的，終不能達九重。蕭某見若干有抱負的英雄，不計生死，越公家之難者，倘舉事一有不當，那些全軀保妻子的，隨而媒孽其短，身家性命，都在權奸掌握之中。像蕭某今日，無官守之責，卻似那閑雲野鶴，何天之不可飛耶！這一席話，說得宋江以下，無不嗟歎。坐中公孫勝，魯智深，武松，燕青，李俊，童威，童猛，戴宗，柴進，樊瑞，朱武，蔣敬等這十餘個人，把蕭壯士這段話，更是點頭玩味。當晚酒散，蕭嘉穗辭謝出府。次早，宋江差戴宗到陳安撫處報捷。宋江親自到蕭壯士寓所，特地拜望，卻是一個空寓。問壁紙鋪裏說：「蕭嘉穗今早天未明時，收拾了琴劍書囊，辭別了小人，不知往那里去了。」後人有詩贊蕭儉祖孫之德云：

冒雨修隄蕭僧達，

波狂濤怒心不怛。

恪誠止水隄功成，

六穗嘉禾一莖發。

竇孫豪俊伴厥翁，

咄叱民從賊首撥。

澤及生靈哲保身，

閒雲野鶴真超脫。

宋江回到帥府，對衆頭領說蕭嘉穗飄然而去，衆將無不歎息。至晚，戴宗回報，說宛州山南兩處所

屬未克州縣，陳安撫侯參謀授方略與羅及林冲、花榮等，俱各討平。朝廷已差若干新官到來，各行交代。陳安撫已率領諸將起程，即日便到。宋江與吳用計議，待陳安撫到這里鎮守，我每好起大兵，前去勦滅渠魁。宋江卻在荆南調攝五六日，病已全愈。一日，報陳安撫等兵馬來，宋江等接入城中。參見畢，陳安撫大賞三軍將士。次後山南守將史進等，已將州務交代新官，隨後也到。宋江將州務請陳安撫治理。宋江等拜別陳安撫，統領大軍，水陸並進，戰騎同行，來勦南豐賊人巢穴。此時一百單八個英雄，都在一處，又有河北降將孫安等十一人，軍馬二十餘萬，連戰連捷，兵威大振，所到地方，賊人望風降順。宋江將復過州縣，呈報陳安撫。陳差羅統領將士兵馬，前來鎮守。

宋江等水陸大兵，長驅直至南豐地界。哨馬報到，說偵探得賊人王慶將李助爲統軍大元帥，就本處調選水陸兵馬五萬。又調雲安、東川、安德三路各兵馬二萬，都是本處僞兵馬都監劉以敬、上官義等統領。數十員猛將，及十一萬雄兵，前來拒敵。王慶親自督征。宋江聞報，與吳用計議道：「賊兵傾巢而來，必是抵死廝併。我將何策勝之？」吳用道：「兵法只是「多方以誤之」這一句。俺每如今將士都在一處，多分調幾路前去廝殺，教他應接不暇。」宋江依議傳令，分調兵將。

先一日，有「撲天鷗」李應，「小旋風」柴進，奉宋先鋒將令，統領馬步頭領單廷珪，魏定國，施恩，薛永，穆春，李忠，領兵五千，護送糧草車仗，并緞帛，火砲，車輛，在大兵之後。地名龍門山，南麓下傍山有一村莊，四圍都是高泥岡子，卻像個土城，王面有路出入。居民空下草瓦房數百間，居民因避兵遷避去了。是晚，東北風大作，浪雲激暴，李應，柴進見天色已暮，恐天雨沾溼了糧草，教軍士拆開門扇，把車輛推送屋裏。軍士方欲造飯食息，忽見「病大蟲」薛永領兵巡哨，捉了一個奸細，來報柴進說：「審問得奸細說，賊人糜賚，領精兵一萬，今夜二更，要來劫燒糧草。現今伏在龍門山中。」原來那龍門山兩崖對峙如門，其中可通舟楫，樹木叢密。李應聽說，便對柴進道：「待小弟去莊前，等那烏賊，殺他片甲不回。」柴進道：「那糜賚十分勇猛，不可力敵。況且我這里兵少，待小弟略施小計，拚五六車火砲，百十車柴薪，與唐斌等報仇，把那奸細殺了。」教軍士將糧草，火砲，車輛，教李應領兵三千，都備弓弩火箭，護衛糧車。在黃昏時候，盡數出了土岡，望南先行，卻留下百十輛柴薪車，四散列於西南下風頭草房茅簷邊。將百十輛空車，五六處結隊擺列，上面略放些糧米。各處藏下火砲，及鋪放硫黃，礮硝，灌過的乾柴。教施恩，薛永，穆春，李忠領兵二千，埋於東泥岡路口。教單廷珪領馬兵一千，於莊南路口，等候賊人到來，都是恁般恁

般，依我行事。柴進同「神火將軍」魏定國，領步兵三百人，都帶火種火器，上山埋伏於叢密樹林裏。

等到二更時分，賊將糜賚果然同了二個偏將，領着萬餘軍馬，人披軟戰，馬摘鑾鈴，掩旗息鼓，疾馳到南土岡門口來。單廷珪見賊兵來，教軍士燃點火把，接住廝殺。單廷珪與糜賚鬪不到四五合，單廷珪撥馬領兵退入去。那糜賚是有勇無謀的人，領兵一選搶進來。薛永、施恩見南路舉火，即教李忠、穆春分兵一千，疾馳到莊南，把住路口。那時賊兵都喊殺連天搶入去，只望東北上風頭殺來，乃是空屋，不見糧草。糜賚領兵四面搜索，看見下風頭只有二三百輛糧草車，有五六百軍士看守，見賊兵來，發聲喊，都奔散了。糜賚道：「原來不多糧草！」叫軍士打火把照看，中間車隊裏，每隊有兩輛緞疋車。那些賊兵見了，便去亂搶。糜賚急要止蹄時，又被山上將火箭火把亂打射下來，草房柴車上，都燬燒起來。賊兵發喊，急躲避時，早被火砲藥線引着火，傳遞得快，如轟雷般打擊出來。賊兵奔走不迭的，都被火砲擊死。燃指間，烘烘火起，烈烈煙生，但見：

風隨火勢，火趁風威，千枝火箭掣金蛇，萬個轟雷震火箴。巖山頂上，料應褒姒逞英雄；揚子江頭，不弱周郎施妙計。氤氳紫霧騰天起，閃爍紅霞貫地來。必劍剝響不絕，渾如除夜放炮竹。

當下火勢昌熾，砲聲震響，如天摧地烈之聲。須臾，百十間草房，變做烟團火塊。糜腫被火砲擊死；賊兵擊死大半，焦頭爛額者無數。又被單廷珪、施恩等三路追殺進來，二個偏將，都被殺死，一萬人馬，只有千餘人從土岡上爬出去，逃脫性命。天明，柴進等仍與李應等合兵一處，將糧草運送大寨來。宋先鋒正陸帳，遣調兵馬殺賊，只見馬軍拴束馬匹，步軍安排器械，正是旌旗紅展一天霞，刀劍白鋪千里雪。畢竟宋江等如何斷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回

王慶渡江被捉

宋江勦寇成功

話說當日宋江陸帳，諸將拱立聽調。放砲，鳴金鼓，降旗，隨放靜營砲，各營哨頭目，挨次至帳下，齊立肅靜，聽施號令。吹手點鼓，宣令官傳令畢，營哨頭目，依次磕頭，起站兩邊。巡視藍旗手，跪聽發放，凡吶喊不齊，行伍錯亂，諛譁違令，臨陣退縮，拿來重處。又有旗牌官左右各二十員，宋先鋒親諭：「爾等下營督陣，凡有軍士遇敵不前，退縮不用命者，聽你等拿來處治。」旗牌遵令，各下地方，鳴金大吹，各歸行伍，聽

令起行。宋江然後傳令，遣調水陸諸將，吹手掌頭號，隊二號，掣旗三號，各起行營向敵。敵金邊出五方旗，放大砲，掌號攢行營，各各擺陣出戰，正是那

震天聲鼓搖山嶽，

映日旌旗避鬼神。

卻說賊人王慶，調撥軍兵抵敵，除水軍將士聞人世崇等已差撥外，點差雲安州偽兵馬都監劉以敬爲正先鋒，東川偽兵馬都監上官義爲副先鋒，南豐偽統軍李雄，畢先爲左哨，安德偽統軍柳元，潘忠爲右哨，偽統軍大將段五爲正合後，偽御營使丘翔爲副合後，偽樞密方翰爲中軍羽翼。王慶掌握中軍，有許多偽尙書，御營金吾，衛駕將軍，校尉等項，及各人手下偏牙將佐，共數十員。李助爲元帥，隊伍軍馬十分齊整，王慶親自監督。馬帶皮甲，人披鐵鎧，弓箭上弦，戰鼓三通，諸軍盡起。行不過十里之外，塵土起處，早有宋軍哨路來的漸近。鶯鈴響處，約有三十餘騎哨馬，都戴青將巾，各穿綠戰袍，馬上盡繫着紅纓，每邊拴掛數十個銀鈴，後插一把雉尾，都是劍銀細桿長鎗，輕弓短箭。爲頭的戰將，是奉道君皇帝勅命，復還舊職，虎騎將軍「沒羽箭」張清，頭裏鎊金青巾幘，身穿桃紅綠戰袍，腰繫紫絨緋，足穿軟香皮，騎匹銀鞍馬。左邊是勅封貞孝宜人的「瓊」欠「瓊」英，頭帶紫金嵌珠鳳冠，身穿紫羅挑繡戰袍，腰繫緋

色彩絨繡，足穿朱繡小鳳頭鞋，坐匹銀驃駿馬。那右邊略下些，捧旗的是勅授的義僕正排軍葉清，直哨到李助軍前，相離不遠，只隔百十步，勒馬便回。前軍先鋒劉以敬，上官義驤馬驅兵，便來衝擊。張清拍馬，撚出白梨花鎗，來戰二將。瓊英馳馬，挺方天畫戟來助戰。四將鬪到十數合，張清、瓊英，隔開賊將兵器，撥馬便回。劉以敬，上官義驤兵趕來，左右高叫：「先鋒不可追趕！此二人鞍後錦袋中，都是石子，打人不曾放空。」劉以敬，上官義驤說，方纔勒住得馬，只見龍門山背後，鼓聲振響，早轉五百步兵來。當先四個步將頭領，乃是「黑旋風」李逵，「混世魔王」樊瑞，「八臂那吒」項充，「飛天大聖」李袞，直奔前來。那五百步兵，就在山坡下一字兒擺開，兩邊圍牌，齊齊扎住。劉以敬，上官義驤兵掩殺。李逵，樊瑞引步軍，分開兩路，都倒提盤牌，轉過山坡便去。那時王慶，李助大軍已到，一齊衝擊前來。李逵，樊瑞等都飛跑上山，度嶺穿林，都不見了。李助傳令，教就把軍馬在這個平原曠野之地，列成陣勢。只聽得山後砲響，只見山南一路軍馬，飛湧出來，簇擁着三個將軍。中間是「矮脚虎」王英，左是「小尉遲」孫新，右是「菜園子」張青。總管馬步軍兵五千，殺向前來。王慶正欲遣將迎敵，又聽得山後一聲砲響，山北一路軍馬飛湧出來，簇擁着三個女將。中間是「一丈青」扈三娘，左邊是「母大蟲」顧大嫂，右邊是「母夜叉」

孫二娘：管領馬步軍兵五千，殺向前來。恰遇賊兵右哨柳元，潘忠兵馬，接住廝殺。王英等正遇賊兵左哨李雄，畢先軍馬，接住廝殺。兩邊各關到十餘合，南邊王英，孫新，張青勒轉馬，領兵望東便走；北邊三娘，顧大嫂，孫二娘，也接轉馬匹，率領軍兵，望東便走。王慶看了笑道：「宋江手下，都是這些烏男女，我這里將士，如何屢次輸了？」遂驅大兵，追殺上來。行不到五六里，忽聽得一棒鏗鏗響，卻是適纔去的李逵，樊瑞，項充，李袞，這四個步軍頭領，從山左叢林裏，轉向前來；又添了「花和尚」魯智深，「行者」武松，「沒面目」焦挺，「赤髮鬼」劉唐，四個步軍將佐，并五百步兵，都執團牌短兵，直衝上來。賊將副先鋒上官義忙撥步軍二千衝殺。李逵，魯智深與賊兵略鬪幾合，卻似抵敵不過的，倒提團牌，分開兩路，都飛奔入叢林中去了。賊兵趕來，那李逵等卻是走得快，然指間，都四散奔走去。李助見了，連忙對王慶道：「大王不宜追趕，這是誘敵之計。我每且列陣迎敵。」

李助上將臺列陣，兀是未完，只聽得山坡後轟天子母砲響，就山坡後湧出大隊軍將，急先湧來，佔住中央裏面列陣勢。王慶令左右攏住戰馬，自上將臺看時，只見正南上這隊人馬，盡是紅旗，紅甲，紅袍，朱纓，赤馬，前面一把引軍鎗金紅旗，把那紅旗招展處，紅旗中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「霹靂火」秦明，左

手是『聖水將軍』單廷珪，右邊是『神火將軍』魏定國，三員大將，手搭兵器，都騎赤馬，立於陣前。東壁一隊人馬，盡是青旗，青甲，青袍，青纓，青馬；前面一把引軍鎗金青旗。招展處，青旗中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『大刀』關勝，左手是『醜郡馬』宣贊，右手是『井木犴』郝思文，三員大將，手搭兵器，都騎青馬，立於陣前。西壁一隊人馬，盡是白旗，白甲，白袍，白纓，白馬；前面一把引軍鎗金白旗。招展處，白旗內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『豹子頭』林冲，左手是『鎮三山』黃信，右手是『病尉遲』孫立，三員大將，手搭兵器，都騎白馬，立於陣前。後面一簇人馬，都是卓旗，黑甲，黑袍，黑纓，黑馬；前面一把引軍鎗金卓旗。招展處，黑旗中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『雙鞭將』呼延灼，左手是『百勝將』韓滔，右手是『天目將』彭玘，三員大將，手搭兵器，都騎黑馬，立於陣前。東南方門旗影裏，一隊軍馬，青旗紅甲；前面一把引軍繡旗招展，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『雙鎗將』董平，左手是『摩雲金翅』歐鵬，右手是『火眼狻猊』鄧飛，三員大將，手搭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西南方門旗影裏，一隊軍馬，紅旗白甲；前面一把引軍繡旗招展處，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『急先鋒』索超，左手是『錦毛虎』燕順，右手是『鐵笛仙』馬麟，三員大將，手搭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東北方門旗影裏，一隊軍馬，卓旗青甲；前面一把引軍繡旗招展處，捧出一員

大將，乃是「九紋龍」史進，左手是「跳澗虎」陳達，右手是「白花蛇」楊春，三員大將，手搭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西北方門旗影裏，一隊軍馬，白旗黑甲，前面一把引軍繡旗招展處，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「青面獸」楊志，左手是「花豹子」楊林，右手是「小霸王」周通，三員大將，手搭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八方擺佈的鐵桶相似。陣門裏馬軍隨馬隊，步軍隨步隊，各持鋼刀大斧，闊劍長鎗，旗旛齊整，隊伍威嚴。八陣中央都是杏黃旗，間着六十四面長腳旗；上面金銷六十四卦，亦分四門。南門都是馬軍，正南上黃旗影裏，捧出二員上將：上首是「美髯公」朱仝，下手是「插翅虎」雷橫，人馬盡是黃旗，黃袍，銅甲，黃纓，黃馬。中央陣東門，是「金眼彪」施恩，西門是「白面郎君」鄭天壽，南門是「雲裏金剛」宋萬，北門是「病大蟲」薛永。那黃旗後，便是一叢砲架，立着那個砲手「轟天雷」凌振，引着副手二十餘人，圍繞着砲架。架後都擺列捉將的撓鈎套索，撓鈎後又是一週遺雜彩旗旛，四面立着二十八宿星辰。銷金繡旗中間，立着一面堆絨繡就，真珠圈邊，腳綴金鈴，頂插雉尾，鵝黃帥字旗。有一個守旗壯士，冠簪魚尾，甲綴龍鱗，身長一丈，凜凜威風，便是「險道神」郁保四。旗邊設立兩個護旗將士，都騎戰馬，一般結束，手執鋼鎗：一個是「毛頭星」孔明，一個是「獨火星」孔亮。馬前馬後，排列二十四個執狼

牙棍的鐵甲軍士。後面兩把領戰繡旗，兩邊排列二十四枝方天畫戟叢中，捧着兩員驍將。左邊是「小温侯」呂方，右邊是「養仁貴」郭盛。兩員將各持畫戟，立馬兩邊。畫戟中間，一簇鋼叉，兩員步軍驍將，一般結束。一個是「兩頭蛇」解珍，一個是「雙尾蝎」解寶；各執三股蓮花叉，守護中軍。隨後兩匹錦鞍馬上，左手是「聖手書生」蕭讓，右手是「鐵面孔目」裴宣。兩個馬後擺着紫衣持節的，并麻扎刀軍士。那麻扎刀林中，立着兩個行刑劊子。首是「鐵臂膊」蔡福，下首是「一枝花」蔡慶。背陣兩邊，擺着金鎗銀鎗手，兩邊有大將領隊。金鎗隊裏，是「金鎗手」徐寧；銀鎗隊裏，是「小李廣」花榮。背後又是錦衣對對，花帽雙雙，緋袍簇簇，錦襖攢攢。兩壁廂碧幢翠幃，朱簷竿蓋，黃鉞白旄，青萍青電。兩行鉞斧鞭撻中間，三把鎗金傘下，三匹錦鞍駿馬上，坐着三個英雄。右邊星冠鶴氅，呼風喚雨的「入雲龍」公孫勝；左邊綸巾羽扇，文武雙全的「智多星」吳用；正中間照夜玉獅子金鞍馬上，坐着那個有仁有義，退虜平寇的征西正先鋒，山東「及時雨」呼保義「宋公明」，全身結束，自仗銀鑿寶劍，於陣中監戰，掌握中軍。馬前左手，立着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專管飛報軍情，調兵遣將；右手立着「浪子」燕青，專一護持中軍，能幹機密。馬後大戟長戈，錦鞍駿馬，整整齊齊，三十五員牙將，都騎戰馬，手執長鎗，全副弓

箭。馬後畫角，全部鼓吹大樂。陣後又設兩隊遊兵，伏於兩側，以爲護持。中軍羽翼：左是「石將軍」石勇，同「九尾龜」陶宗旺，管領馬步兵三千人；右是「沒遮攔」穆弘，引兄弟「小遮攔」穆春，管領馬步兵三千，伏於兩脅。那座陣排布得十分整密，正是：

軍師多賂帥恢弘，

士湧貔貅馬跨龍。

指揮要建平西績，

叱咤思成蕩寇功。

那個草頭天子王慶，同李助在陣中將臺上，定睛看了宋江兵馬，撚指問排成「九宮八卦」陣勢，軍兵勇猛，將士英雄，軍容整肅，刀鎗鋒利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心膽俱落，不住聲道：「可知道兵將屢次虧輸，原來那夥人如此利害！」

只聽的宋軍中，戰鼓不絕聲的發播。王慶、李助下將臺，騎上戰馬，左右有金吾護衛等員役，馬後有許多內侍簇擁着他。王慶傳令旨，教前部先鋒，出陣衝擊。當下東西對陣。是日于支屬木，宋陣正西方門旗開處，「豹子頭」林冲從門旗下飛馬出陣，兩軍一齊納喊。林冲兜住馬，橫着丈八蛇矛，厲聲高叫：「無知叛逆，謀反狂徒，天兵到此，尙不投降！直待骨肉爲泥，悔之何及！」賊陣中李助本是算命先生，甚

曉得相生相剋之理，疾忙傳令，教右哨柳元、潘忠，領紅旗軍去衝擊。柳元、潘忠遵令，領了紅旗軍，驛馬搶來衝擊。兩陣迭聲吶喊，戰鼓齊明。林冲接住柳元，斷殺四條臂膊縱橫，八隻馬蹄撥亂。二將在征塵影裏，殺氣叢中，來來往往，左盤右旋，鬪經五十餘合，勝敗未分。那柳元是賊中勇猛之將，潘忠見柳元不能取勝，拍馬提刀，搶來助戰。林冲力敵二將，大喝一聲，奮神威，將柳元一矛戳於馬下。林冲的副將黃信、孫立、飛馬衝出陣來。黃信揮喪門劍，望潘忠一劍砍去，只見一條血頸光連肉，頓落金鞍在馬邊。

潘忠死於馬下，手下軍卒散亂，早衝動了陣脚，賊兵飛報人中軍。王慶聽的登時折了二將，忙傳令旨，急救退軍。只聽得宋軍中一聲砲響，兵馬紛紛擾擾，白引黑，黑引青，青引紅，變作長蛇之陣，簸箕掌，捲捲團團裹將來。王慶、李助調將遣兵，分頭衝擊，卻似銅牆鐵壁，急切不能衝得出來。官軍與賊兵這場好殺，怎見得：

兵戈衝擊，士馬縱橫。鎗破刀，刀如劈腦而來，鎗必鎗魚而應；刀如下發而起，鎗必綽地而迎；刀如倒拖而回，鎗必帶攔而守。刀解鎗，鎗如刺心而來，刀用五花以禦；鎗如點睛而來，刀用探馬以格。笞破牌，牌或滾身以進，笞即風掃以當牌；或從旁以追，笞必斜插以待；牌或摧擠以入，笞必退卻。

以擲。牌解筭：筭若平胸，牌用小坐之勢以避；筭若簇擁，牌將碎剪之法以隨。單刀披掛絞絲，伴輸詐敗；鐵叉上排下掩，側進抵閃。袖箭於馬上覷賊，釣鐵於車前俟馬。鞭、鎗、搥、劍、戟、矛、盾，那邊破解無窮，這里轉變莫測。須臾血流成河，頃刻屍如山積。

當下慶戰多時，賊兵大敗，官軍大勝。王慶叫且退入南豐大內，再作區處。只聽得後軍砲響，哨馬飛報將來說：『大王，後面又有宋軍殺來！』那彪軍馬上當先的英雄大將，正是副先鋒河北『玉麒麟』盧俊義，橫着一條點鋼鎗；左邊有使叫刀的好漢『病關索』楊雄；右邊有使杆刀的頭領『拚命三郎』石秀，領着一萬精兵，抖搜精神，將正副合後賊兵殺散。楊雄砍翻段五，石秀搥死丘翹，併力衝殺進來。

王慶正在慌迫，又聽得一聲砲響，左有魯智深，武松，李達，焦挺，項充，李袞，樊瑞，劉唐八個勇猛頭領，引着一千步卒，輪動禪杖，戒刀，板斧，朴刀，喪門劍，飛刀，標鎗，圍牌，殺死李雄，畢先，如割瓜切菜般直殺入來；右有張清，王英，孫新，張青，瓊英，扈三娘，顧大嫂，孫二娘，四對英雄夫婦，引着一千騎兵，舞動梨花鎗鞭，鋼鎗，方天畫戟，日月雙刀，鋼鎗，短刀，殺散左哨軍兵，如摧枯拉朽的直衝進來，殺得賊兵四分五裂，七斷八續，雨零星散，亂攔奔逃。

盧俊義、楊雄、石秀殺入中軍，正撞着方翰，被盧俊義一鎗戳死，殺散中軍羽軍兵，逕來捉王慶，卻遇了「金劍先生」李助。那李助有劍術，一把劍如掣電般舞將來。盧俊義正在抵當不住，卻得宋江中軍兵到，右手下「入雲龍」公孫勝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「疾！」李助那口劍，托地離了手，落在地上。盧俊義驟馬趕上，輕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把李助只一拽，活挾過馬來，教軍士縛了。盧俊義撚鎗拍馬，再殺入去，尋捉王慶，好似早鵬追紫燕，猛虎噬羊羔。賊兵拋金棄鼓，撇戟丟鎗，兒子尋爺，呼兒喚弟，十餘萬賊兵，殺死大半。屍橫遍野，流血成河。降者三萬人，除那逃走脫的，其餘都是十死九活，七損八傷，顛翻在地，被人馬踐踏，骨肉如泥的，不計其數。劉以敬，上官義兩個猛將，都被焦挺砍翻戰馬，撞下馬來，都被他殺死。李雄被瓊英飛石打下馬來，一畫戟搦死。舉先正在逃避，忽地里鑽出「活閃婆」王定六，一朴刀擡下馬來，再向胸膛上一朴刀，結果了性命。其偽尙書，樞密，殿帥，金吾，將軍等項，都逃不脫，只不見了渠魁 王慶，宋軍大捷。

宋江教鳴金收集兵馬，望南豐城來，教張清，瓊英領五千馬軍，前去哨探；再差「神行太保」戴宗先去打听孫安襲取南豐消息如何。戴宗遵令，作起神行法，趕過張清，瓊英，去了片晌，便來回報說：「孫

安奉先鋒將令，假扮西兵去賺城，被賊人知覺，城門內掘下陷坑，開城東門，放軍馬進去。孫安手下梅玉、金禎、畢捷、潘迅、楊芳、馮昇、胡邁七個副將，爭先搶入城去，并五百軍士，連人和馬，都灑入陷坑中。兩邊伏兵齊發，都把長鎗利戟，把梅玉等五百餘人，盡行擗死。幸得孫安在後，乘勢奮勇殺進城門，教軍士填了陷坑。孫安一騎當先，領兵殺入城中，賊兵不能抵擋。孫安奪了東門，後被賊人四面響應，把孫安兵馬堵截在東門。小弟探知這消息，飛來回覆。半路遇了張將軍及張宜人，說了此情，他兩個催動人馬疾馳去了。宋江聞報，催動大軍，疾馳上前，將南豐城圍住。那時張清、瓊英進了東門，教孫安據住東門，張清、瓊英正與賊軍鏖戰，因此，宋江等將佐兵馬，搶入東門，奪了城池，殺散賊兵，四門豎起宋軍旗號。城中許多僞文武多官范全等盡行殺死。那僞妃段三娘聽的軍馬進城，他素有膂力，也會騎馬，遂拴縛結束，領了百餘有膂力的內侍，都執兵器，離王宮，出後苑，欲尋出西門，投雲安軍去。恰遇瓊英領兵殺到後苑來。段氏縱馬，挺一口寶刀，抵死衝突。被瓊英一石子飛來，正中段三娘面門，鮮血迸流，撞下馬來，攔個脚梢。天軍士趕上，捉住綁縛了。那些內侍，都被宋兵殺死。瓊英領兵殺入後苑內宮，那些宮娥嬪女，聞得宋兵入城，或投環，或投井，或刀刎，或撞階，大半自盡，其餘都被瓊英教軍士縛了，解到宋江帳前。宋江大喜，將段

氏一行人囚禁，待捉了王慶，一齊解京。再遣兵將，四面八方，去追王慶。

卻說那王慶領着數百鐵騎，撞透重圍，逃奔到南豐城東，見城中有兵斷殺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後面大兵又到，望北奔走不迭。回顧左右，止有百餘騎，其餘的雖是平日最親信的，今日勢敗，都逃去了。王慶同了百餘人，望雲安奔走，在路對跟隨近侍說道：「寡人尚有雲安、東川、安德三座城池，豈不是江東雖小，亦足以王？只恨適纔那些跟隨逃散官員，平日受用了寡人大俸大祿，今日有事，都各自去了。待寡人與兵來殺退宋兵，緝捕那些逃亡的，細細地釀他。」王慶同衆人馬不停蹄，人不歇足，走到天明。幸的望見雲安城池了。王慶在馬上欣喜道：「城中將士，也是謹慎。你看那旗旛齊整，兵器整密！」王慶一頭說着，同衆人奔近城來。隨從人中，有識字的說道：「大王不好了！怎麼城上都是宋軍旗號？」王慶聽了，定睛一看，果是東門城上，遠遠地閃出號旗，上有金銷大字，乃是「御西宋先鋒麾下水軍正將『混江……』」下面尚有三個字，被風飄動旗脚，不甚分明。王慶看了，驚的渾身麻木，半晌時動彈不得，真是宋兵從天而降。當有王慶手下一個有智益近侍說道：「大王，事不宜遲！請大王速卸下袍服，急投東川去，恐城中見了生變。」王慶道：「愛卿言之極當。」王慶隨即卸下冲天轉角金幘頭，脫下日月雲肩蟒繡袍，解下

金箱寶嵌碧玉帶，脫下金釵纒雲根朝靴，換了巾幘，便服，軟皮靴；其餘侍從，亦都脫卸外面衣服；急急如喪家之狗，忙忙如漏網之魚，從小路抄過雲安城池，望東川投奔，走的人困馬乏，腹中餓餒。百姓久被賊人傷殘，又聞得大兵廝殺，凡街要通衢大路，都沒一個人烟，靜悄悄地，雞犬不聞，就要一滴水，也沒喝處，那討酒食來？那時王慶手下親侍跟隨的，都是假登東，詐撒溺，又散去了六七十人。王慶帶領三十餘騎，走至晚，纔到得雲安屬下開州地方，有一派江水阻路。這個江叫做清江，其源出自達州萬頃池；江水最是澄清，所以叫做清江。當下王慶道：「怎得個船隻渡過去？」後面一個近侍指道：「大王，兀那南涯疏蘆落鴈處，有一簇漁船。」王慶看了，同衆人走到江邊。此時是孟冬時候，天氣晴和，只見數十隻漁船，捕魚的捕魚，曬網的曬網。其中有幾隻船，放於中流，猜拳鬻指頭，大碗價喫酒。王慶嘆口氣道：「這男女每恁般快樂！我今日反不如他了！這些都是我子民，卻不知穿人這般困乏。」近侍高叫道：「兀那漁人，撐攏幾隻船來，渡俺們過了江，多與你渡錢。」只見兩個漁人放下酒碗，搖着一隻小漁艇，啣啣啞啞搖近岸來。船頭上漁人，向船傍拿根竹篙撐船攏岸，定睛把王慶從頭上直看至脚下，便道：「快活，又有喫酒東西了。上船上船！」近侍扶王慶下馬。王慶看那漁人，身材長大，濃眉毛，大眼睛，紅臉皮，鐵絲般鬍鬚，銅

鐘般聲音。那漁人一手執着竹篙，一手扶王慶上船，便把篙望岸上只一點，那船早離岸丈餘。那些隨從賊人，在岸上忙亂起來，齊聲叫道：「快撐拙船來！咱每也要過江的。」那漁人睜眼喝道：「來了！忙到那里去？」便放下竹篙，將王慶劈胸扭住，雙手向下一按，撲通的按倒在艙板上。王慶待要掙扎，那船上搖櫓的，放了櫓，跳過來一齊擒住。那邊曬網船上人，見捉了王慶，都跳上岸，一擁上前，把那三十餘個隨從賊人，一個個都擒住。

原來這撐船的，是「混江龍」李俊，那搖櫓的，便是「出洞蛟」童威，那些漁人，多是水軍。李俊奉宋先鋒將令，統駕水軍船隻，來敵賊人水軍。李俊等與賊人水軍大戰於罌塘峽，殺其主帥水軍都督閻人世崇，擒其副將胡俊，賊兵大敗。李俊見胡俊狀貌不凡，遂義釋胡俊；胡俊感恩，同李俊賺開雲安水門，奪了城池，殺死僞留守施俊等。「混江龍」李俊，料着賊與大兵廝殺，若敗潰下來，必要奔投巢穴。因此張橫、張順鎮守城池，自己與童威、童猛，帶領水軍，扮做漁船，在此巡探；又教阮氏三雄，也扮做漁家，守投去灘頭堆，鮓，魚復浦各路埋伏哨探。適纔李俊望見王慶一騎當先，後面又許多人簇擁着，料是賊中頭目，卻不知正是元兇。當下李俊審問從人，知是王慶，拍手大笑，綁縛到雲安城中。一面差人喚回三

阮同二張守城，李俊同降將胡俊，將王慶等一行人，解送到宋先鋒軍前來。於路探聽得宋江已破南豐，李俊等一逕進城，將王慶解到帥府。宋江因衆將捕緝王慶不着，正在納悶，聞報不勝之喜。當下李俊入府，參見了宋先鋒，宋江稱贊道：「賢弟這個功勞不小。」李俊引降將胡俊，參見宋先鋒。李俊道：「功勞都是這個人。」宋江問了胡俊姓名，及賺取雲安的事。

宋江撫賞慰勞畢，隨即與衆將計議，攻取東川，安德二處城池。只見新降將胡俊稟道：「先鋒不消費心。胡某有一言，管教兩座城池，唾手可得。」宋江大喜，連忙離坐，揖胡俊問計。胡俊躬着身，對宋江說出幾句話來，有分教，一矢不加城克復，三軍鎮靜賊投降。畢竟胡俊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